

尤利斯·该撒

莎士比亚著









尤 利 斯 · 该 撒

〔英〕 莎士比亚著

曹 未 风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人 物

尤利斯·該撒

奧達維·該撒

馬可·安東尼

M·埃米尔·雷彼得斯

西塞罗

波布列斯

鮑皮列斯·列納

馬可斯·布魯特斯

加修斯

卡斯卡

特里邦尼斯

萊加利斯

達修斯·布魯特斯

麥特勒斯·辛伯

心納

尤利斯·該撒死后的三執政

元老

反对尤利斯·該撒的人們

佛拉微斯和馬魯勒斯 民政官

阿提米道勒斯 奈得斯地方的修辞学教师



算命的人

心納 詩人

又一詩人

路細勒斯

蒂丁諾斯

麥沙拉

小开多

伏倫諾斯

布魯特斯和加修斯的朋友

瓦罗

克立特斯

克勞迭斯

斯特拉多

陸修斯

达旦諾斯

布魯特斯的僕人

平达魯斯

加修斯的僕人



佳尔勃雅 該撒的妻子

鮑霞 布魯特斯的妻子

元老、市民、警衛、侍从等各多人

景

羅馬：沙地士附近；非力比附近

第一幕

第一場 羅馬。大街

〔佛拉微斯，馬魯勒斯，和一群平民同上。〕

佛拉微斯 走吧！回去，你們这群懶家伙，都回家去：

今天是假日嗎？怎么！你們連这个都不懂，

做了手藝人，在干活的日子出來走动

就应该带上你們干的那一行的

家伙嗎？告訴我，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一 我，老爺，是个木匠。

馬魯勒斯 你的皮裙子和你的木尺在哪兒？

你穿上你这件最漂亮的衣裳干什么？

还有你，老爺子，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二 是，老爺，比起一位好手藝人來，你可以說，我只不过是一个笨匠。

馬魯勒斯 可是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直截了当地告訴我。

民二 这一行買賣，老爺，我希望干起來絕不会坏了良心；
这一行，老爺，真个的，是專門修理坏底子的。

馬魯勒斯 什麼買賣，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捣乱的笨蛋，你是个干什么的？

民二 別这样，老爺，我請你，可不要跟我冒火：如果你冒了出來，老爺，我可能够給你打个掌子。

馬魯勒斯 你这叫什么話？給我打个掌子，你这个沒有礼貌的家伙！

民二 是啊，老爺，給你的鞋打个掌子。

佛拉微斯 你是个鞋匠，是不是？

民二 一点不錯，老爺，我就靠一把錐子过日子：我不管什么商人的事，也不管什么妇道人家的事，就是靠一把錐子。我是个一点不含糊的破鞋郎中，老爺；如果它們遭了大难，我馬上叫它們起死回生。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漂亮人物，沒有我的手藝，他就穿不上皮鞋。

佛拉微斯 可是你今天为什么不呆在你的鋪子里？
你領着这一群人在街上乱跑干什么？

民二 不瞞你說，老爺，就是要把他們的鞋底磨破，好給我自己多找点生意。不过說真的，老爺，我們是歇了工；特地來瞻望該撒，欢迎他凱旋的。

馬魯勒斯 欢迎个什么？他帶回來什么勝利？
有些什麼俘虜随着他來到羅馬，
倒剪着双手為他的战車增加榮名？
你們這些木头，石头，蠢材不如的人們！
哎喲你們這些殘忍的鉄石心腸的羅馬人，
你們已經不記得彭貝了？你們有多少回

爬上了高牆与城堞，攀登到
塔頂与窗头，是啊，甚至都爬上烟囱口，
你們把孩子抱在怀里，在那里
从早到晚地坐着，耐着性子等着
看偉大的彭貝从羅馬的街衢上走过：
那时候只要你們才望見他的战車一眼，
你們豈不是也曾齐声地迸出呼喊
使那泰伯河的巨流，都因为你們的
震天連喊傳到了它的空闊兩岸
而在它的河身深处激动抖顫嗎？
可是你們現在又來穿上最漂亮的衣裳？
你們現在又來愁一天工？
你們現在可是來把鮮花拋在那踐踏着
彭貝的血迹而勝利归来的人的面前嗎？
走吧！
赶快跑回家去，屈膝下跪，
向諸神祈禱赦免你們這一陣
必將因为这种忘恩負义而降臨的大瘟疫吧。

佛拉微斯 走吧，走吧，老鄉們，为了犯了这个錯，
你們去把你們这幫窮人都召集起來；
領他們到泰伯河岸上去，你們去好好地
哭上一場，一直哭到那低流的河水
都漲到了漲潮时候的最高堤岸。

〔全部平民均下。〕

你看，誰說他們的愚質不能感動；
他們都啞口無言地懷着疚慚走了。
你往那邊到大廟去；
我往這邊走：只要你看見
有什麼塑像上披着華采，你就把它都拉下來。

馬魯勒斯 我們能這麼干嗎？

你知道這是為了盧佩克節的。

佛拉微斯 沒有關係；反正不能讓塑像為了
該撒的勝利而打扮起來。我要多走几處，
把街上的閑人驅逐個干淨：
你也這樣辦，哪里人多你就到哪里去趕。
把該撒翅膀上新增的羽毛都拔掉了
才會使他同一般人飛得一樣高，
若不然，他可就要飛到我們的視線之外，
叫我們全都像奴隸一樣不敢抬頭了。

〔同下。〕

第二場 公共場所

〔出場樂。該撒，安東尼，佳爾勃雅，鮑霞，達修斯，西塞羅，布魯特
斯，加修斯，卡斯卡同上。一大群人後隨，其中有一個算命的人。〕

該撒 佳爾勃雅！

卡斯卡 肅靜，啊！該撒說話了。

〔音樂立止。〕

該撒

佳尔勃雅！

佳尔勃雅 我在这兒，我的大人。

該撒 当安东諾斯往前跑的时候，

你要迎着他站着。安东諾斯！

安东尼 該撒，我的大人？

該撒 你飛奔的时候，安东諾斯，不要忘記

碰佳尔勃雅一下；因为我們的長輩說，

不育的妇人在这一次聖祭中被碰一下，

就能够擺脫她們的不育的罪孽。

安东尼

我記得。

只要該撒說一声“做这件事”，这事就做成了。

該撒 开始吧，不要删除什么仪式。

〔音乐再起。

算命人 該撒！

該撒 哈！誰叫我？

卡斯卡 令万声齐住：肅靜啊！

該撒 是什么人在人群里喚我？

我听見一个声音，比所有的音乐都嘹亮，

在呼唤“該撒”。說吧；該撒在傾听了。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这是个什么人？

布魯特斯 有一个算命的人吩咐你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領他到我的面前來；讓我看他的臉。

加修斯 伙計，从人群里走出來；抬頭看該撒。

該撒 方才你同我說些什么？再說一遍。

算命人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撒 他是个說夢話的；我們离开他吧：走。

〔起身乐。除布魯特斯和加修斯外，均同下。〕

加修斯 你想去看祭神競賽的場面嗎？

布魯特斯 我不去。

加修斯 我請你，还是去吧。

布魯特斯 我不想玩：我实在缺乏

安东尼的那种好活动的勁兒。

不过，加修斯，也不要讓我妨碍了你；

我先走了。

加修斯 布魯特斯，我近來頗曾注意观察你：

我觉得你的眼睛好像失去了你从前

所常有的那种温和与慈爱的光芒：

你对待爱你的朋友的确是

有点太冷淡，太嚴肅了。

布魯特斯

加修斯，

請你不要上当：如果我的面色有所改变，

我也只是把我臉上所表現的苦惱

轉給我自己的內心去看。我近來

很为了一种心情上的矛盾而煩悶，

这些思想僅与我自己有关，

它們也許影响了我的外表，

但是却不要使我的好朋友們也因此而担心——

在这些人当中，加修斯，你乃是一位——
他們当然更不可以推敲我的疏忽，
因为事实上只是可憐的布魯特斯在和自己作战
因而就忘了向別人表示友情。

加修斯 那么，布魯特斯，我是太誤会你的心情了；
可是因此在我的心里却种下了
一些大有价值的意見，值得反复思考。
告訴我，好布魯特斯，你能看見自己的臉嗎？

布魯特斯 不能，加修斯；因为眼睛是看不見自己的，
除非用鏡子，或別的物件。

加修斯 一点不錯：
只可惜，布魯特斯，你又沒有
那樣一面鏡子把你心里深藏的珍宝
呈献給你自己的眼睛，令你看得見
你自己的真形。我曾經在許多
最令人敬愛的羅馬人往來的地方，
除了不朽的該撒，听人談起过布魯特斯，
他們一面在这时代的重压之下呻吟，
一面却在盼望高貴的布魯特斯能够明察。

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打算引我到个什么危險地方，
你可是想要我在自己的身上
找出些什么我從來沒有过的事物嗎？

加修斯 正是，好布魯特斯，所以才請你用心听：
你既然知道你不用鏡子就不能清晰地

看見你自己，那麼我就是你的鏡子，
我可以把你自已還不知道的眞像
老老實實地托出來給你看看。

請你不要猜疑我，可敬的布魯特斯：

如果我是個常被人家取笑的人，或者是
一個隨使用那種無聊的謔言謔語來作踐
每一位對我眞誠相愛的朋友；如果
你知道我曾經向什麼人搖尾乞憐，緊緊地
糾纏他們，然後再詆毀他們；或者你知道
我一向在宴會上是個花天酒地的人，
然後你再把我當個危險人物看待。

〔鼓號聲，歡呼吶喊聲。〕

布魯特斯 這種歡呼是什麼意思？我真怕老百姓
會把該撒選做他們的王。

加修斯 啊，你怕這個？

那麼我就必須認為你是不願意讓它實現的了。

布魯特斯 我不願意，加修斯，但是我深深地愛他。

可是你為什麼在這裡糾纏我這樣長久？

你到底想告訴我一些什麼事？

如果是一件對於眾人有益的事，
那麼，即使左面是榮譽右面是毀滅，
我對待它們也絕不會有任何偏心：
因為，請天神們祝福我，讓我熱愛
榮譽更甚於懼怕死亡吧。

加修斯 这种德行，我知道你有，布魯特斯，
就像我清清楚楚地看得見你的外表一样。
是啊，榮譽正是我現在要談的題目。
我說不出你和別人对于这种日子
怎样看法，不过，在我个人看來，
我真是寧願不再活下去，也不願意
活着而一天到晚怕一个同我一样的人。
我生來同該撒一样自由；你也是这样：
我們吃的是一样的糧食，我們都能
和他一样抵抗冬日的嚴寒：
有一次，在一个風狂浪大的日子里，
翻山倒海似的泰伯河怒打着兩岸，
該撒對我說“加修斯，現在你敢
同我一起跳到这汹涌的怒流里
泅水到对岸嗎？”当时我全身軍裝，
可是我听了这句话立刻就跳了下去
叫他跟我來：果然他也照做了。
那洪流怒吼如山倒，我們用健壯的臂力
向前推進，撥开一浪又是一浪，
用坚决不退却的勇气向前竄進；
但是在我們还没有泅到預定的地点之前，
該撒喊起來了“救命，加修斯，我要沒頂了！”
我那时，就像我們的偉大祖先伊涅斯
从特洛伊城的大火中把年老的安琪斯

抗在肩上救出一樣，我也就把這個精疲力竭的該撒救出了泰伯河的怒濤；而这个人現在却变成了神明，而加修斯却是个可憐的生灵，只要該撒漫不經心点点头，他就得赶快躬身致敬。

当他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有一次得了瘧疾，在他的瘧疾發作的时候，我親眼看見他一个勁兒地發抖：一点不假，这个神也抖过；他那無用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色澤，而这一双令全世界都驚惶失措的眼睛也完全喪尽了光芒：我親自聽見他哼哼：是啊，他的那条舌头現在吩咐所有的羅馬人都听他發言，还要把他的話記錄在本子上，真要命，当时却喊道，“給我点水喝吧，蒂丁諾斯，”像个害病的小姑娘似的。天上的神哪！像这样一个脆弱無用的人也能够領導这样一个壯麗輝煌的世界，独自撑起勝利的旗帜，这真叫我驚訝不已。

〔鼓号声。欢呼呐喊声。〕

布魯特斯 又是一次全場欢呼！

我想这些欢呼呐喊一定是为了
加在該撒身上的一些新榮譽。

加修斯 当然啦，朋友，他真是像一个巨人似地橫跨在这小小的世界之上，而我們这些小人物



就在他的巨腿之間踽踽独行，探头縮腦地
走向我們的毫無光采的坟墓。

人們有时候是他們自己命运的主人：

親愛的布魯特斯，我們的命並沒有錯，

錯的乃是我們自己，都是我們自己把我們变成了底下
人。

布魯特斯，和該撒：那个該撒又有些什麼？

为什么那个名字就該比你的更为响亮？

把它們寫在一起，你的名字也同样美丽；

念一声，也都一样地順口；

称一下，一样的重；用它們召請鬼神，

布魯特斯也能和該撒一样使天神降臨。

可是現在，所有的神明在上，

咱們的这位該撒究竟吃了些什么肉

竟長得这样偉大？时代啊，你受污辱了！

羅馬啊，你簡直喪尽了高貴血系的体統！

自巨大的洪水时期以來，可曾有过

一个时代，其中只有一个人独享盛名？

到現在为止，有什么人敢在提到羅馬的时候，

說它的寬廣的城垣只是为了拱衛一人？

現在，可真是個羅馬城，这样大的地方，

里面一共才住了一个人。

唉，你和我都聽見我們的先人說過

从前有过一位布魯特斯寧願容忍

永恒的魔鬼統治羅馬，也不肯讓這裡
出現一個帝王。

布魯特斯 你真心愛我，我一點也不懷疑；
你打算鼓動我去幹的事，我也有些了解：
至於我對這件事和這種年代的想法如何，
我以後再慢慢地說；至於目前，
我願意誠懇地告訴你，我不打算
再受什麼鼓動了。你說過的話，
我一定考慮；你還想要說的
我也一定耐心地聽，然後另找一個妥當的時候
一面聽取一面答复這種重大的事。
在那時以前，我高貴的朋友，你且細味這一點：
布魯特斯寧願做一個鄉下人
也不願意在這種時代所可能加給
我們的為難情況之下，自尊為
羅馬的一個子孫的。

加修斯 我真高興我的這些無力的言詞
竟會使布魯特斯迸發了這許多火花。

布魯特斯 競技已經完了，該撒也回來了。

加修斯 等他們走過的時候，牽一下卡斯卡的袖子；
他一定會用他那一種刻薄的樣子
告訴你今天發生一些什麼值得注意的事。

〔該撒和他的隨從人等又上。〕

布魯特斯 我就這樣辦：可是，你看，加修斯，

該撒前額上的那一塊疤漲得發亮，
他后面的那一群全像是剛挨過罵的樣子：
佳爾勃雅的兩頰蒼白，西塞羅的兩眼
同黃鼠狼似的滴溜溜亂轉，直冒火，
就同我們在議會里看見他被一些元老
當面質問的時候一模一樣。

加修斯 卡斯卡會告訴我們是為了什麼。

該撒 安東諾斯！

安東尼 該撒？

該撒 我希望我身邊的人都是些胖子，
圓頭圓腦的人，能夠一夜睡到天亮的人：
那邊那個加修斯尖嘴猴腮，活似餓狼；
他想得太多：這種人是危險的。

安東尼 不用怕他，該撒；他沒什麼危險；
他是個高貴的羅馬人，品德善良。

該撒 但願他能再胖點！我當然不怕他：
不過，如果在我的名下也要懼怕的話，
我却不知道有什麼人比這瘦子加修斯
更叫我想躲得遠些。他好看書；
他是個大觀察家，不管別人干些什麼事
他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像你那樣
喜欢看戲，安東尼；他也不愛音樂：
他難得有笑容，每逢笑一笑
都好像在譏笑他自己，好像完全瞧不起

他的灵魂，居然对这样的事也会露笑容。

像他这种人，只要有人比他高贵伟大，

他就永远在心里觉得不安逸，

所以他们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

我只不过告诉你什么是可怕的事

而并不是说我怕谁；因为我永远是该撒。

到我的右边来，因为这只耳朵有点聾，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觉得他怎样。

〔喇叭声。该撒和他的随从全下。留下卡斯卡。〕

卡斯卡 你牵我的衣服；你有话和我说吗？

布鲁特斯 是啊，卡斯卡；告诉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让该撒这样满脸怒容？

卡斯卡 什么，你们不是也都在场吗？

布鲁特斯 在场就用不着问卡斯卡发生什么事了。

卡斯卡 没什么，就是因为有人献给他一顶王冠：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用手背把它推开了，就像这样：于是群众就大声喊叫起来。

布鲁特斯 第二次喊叫又是为了什么？

卡斯卡 什么，也是为了这个啊。

加修斯 他们喊过三次：最后一次又是为了什么？

卡斯卡 什么，还是为了这个。

布鲁特斯 把王冠献给他三次吗？

卡斯卡 是啊，一点不错，正是这样，他也推辞了三次，可是一
次比一次勉强；他每推辞一次，我的老实乡亲们就拚

命喊叫。

加修斯 是誰把王冠獻給他的？

卡斯卡 那还用問，当然是安东尼。

布魯特斯 你把他進獻的樣子描繪給我們听听，好卡斯卡。

卡斯卡 我真是寧願走上斷頭台也不願意描繪那種樣子：那簡直是在故意搗鬼；我也沒有好好看。我只看見馬可·安东尼獻了一頂王冠給他：其实并不是什麼真的王冠，只不过是一頂小小的冕；然后，就像我告訴你們的那樣，他第一次推辭了：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認為，他是很想接受下來的。然后他又向他獻了一次；他又推辭了一次：可是我覺得，他實在是舍不得把手放开。随后他又獻了个第三次；他第三次也推辭了：这时候他一面推辭，那全場上下的群眾就拚命喊叫，使勁鼓他們的干裂的巴掌，高高地拋起他們汗臭的帽子，为了該撒拒絕了王冠，他們吐出來那許多刺鼻的臭氣，差一点都把該撒熏死；因为他馬上暈倒了摔在地上：至于我这方面，我也不敢笑，因为我怕一張嘴就要灌一肚子臭氣。

加修斯 可是，我請你慢點說：怎麼，該撒暈倒了？

卡斯卡 他摔在廣場上，口吐白沫，一點聲音也沒有。

布魯特斯 這是可能的：他有羊癲瘋的毛病。

加修斯 不對，該撒沒有這種病：乃是你，我，

同老實的卡斯卡，我們有羊癲瘋。

卡斯卡 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我的確看見該撒摔倒了。如果那些亂嘈嘈的人們沒有像在戲園子里對

戲子似的那樣，依他們的愛憎捧他或是嘯他的話，我就不是人。

布魯特斯 他蘇醒過來以後，說了些什么？

卡斯卡 他嗎，在他沒有暈倒以前，當他發現場子里的人們都歡迎他拒絕王冠，他一把就扯开了他上衣的前襟，叫他們割他的脖子。如果我是個無論干哪行買賣的人，我若是不听他的話，我才叫真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與那些混蛋為伍。這時候他摔倒了。等他蘇醒過來的時候，他說，如果他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麼話，他希望他們各位大人原諒他有病。在我站的地方有三四個女人齊聲喊道，“啊呀，真是個好人！”她們從心眼里都原諒了他：但是這種人用不着多管；就是該撒刺殺了她們的娘，她們也還是會這樣的。

布魯特斯 然後，他就是這樣悻悻地走了嗎？

卡斯卡 是啊。

加修斯 西塞羅說什麼沒有？

卡斯卡 說了，還是希臘文。

加修斯 說的是什麼？

卡斯卡 什麼，若是我聽得懂，我就再也見不到你的人了：但是懂得他的話的人都相視而笑直搖頭；不過對於我，還是一點不懂。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新聞：馬魯勒斯和佛拉微斯為了撕毀該撒像上的彩綢，已經被收拾了。再見吧。如果我的記性再好點，還有的是笑話呢。

加修斯 你今天晚上到我這裡來吃飯怎樣，卡斯卡？

卡斯卡 不行，我已經有約了。

加修斯 明天怎样？

卡斯卡 好吧，如果我还活着，如果你的心思沒有改变，如果你的飯还值得一吃的話。

加修斯 好；我明天候你。

卡斯卡 就是这样：再見了，兩位。

〔下。

布魯特斯 这个人变得多么呆头呆腦的！

他上学的时候真是個伶俐孩子。

加修斯 他虽然看起來有点迟鈍，
可是干起大胆的值得干的事來
他却还是从前那个樣子。
他的冲勁兒正是他才智的作料，
好讓人們听了他的話能有
更好的胃口來消化他的內容。

布魯特斯 就算这样吧。現在我先告辭了。

明天，如果你还有兴致和我談，
我可以到你府上來，或者，如果你願意，
到我家里來也好，我一定恭候。

加修斯 我一定來領教：在那時以前，多想想世界上的事。

〔布魯特斯下。

好嗎，布魯特斯，你是高貴的；可是，我認為，
你那可敬的本質却还是可以被强扭
离开它本來的軌道：所以最好

高貴的人們还是永远同他們的同类为群；
因为誰能够坚定到不受誘惑呢？
該撒对我的手段好狠；但是他尊敬布魯特斯：
如果現在我是布魯特斯而他是加修斯，
他就不該讓我說这許多話。在今天夜里
我要用多种不同的筆迹寫成書信，扔進
他的窗口，好像是有許多市民寫信給他，
他們不約而同地全說羅馬人
多么敬重他的名字，同时
隱隱約約地暗示出該撒的野心：
在这以后就讓該撒牢牢地坐着吧；
因為我們要搖撼他，不然就要更受罪了。

〔下。

第三場 街上

〔雷電交作。卡斯卡拔刀出鞘，和西塞羅从兩端同上。

西塞羅 晚上好，卡斯卡：你把該撒送到家了嗎？

你为什么这样气喘噓噓的？眼色慌張？

卡斯卡 你怎么能不震动，当整个大地
都像不穩的基礎搖撼？唉西塞羅，
我也見過風暴，見過放肆的狂風
連根拔起粗壯的巨樹，而且我也見過
漫天的海水白沫四濺，冲激顛狂，

在低壓壓的烏雲之下更顯得高漲；
但是一直到今晚，到現在，我卻從沒有
經過這樣一種亂拋火球的雨暴風狂。
若不是在天上發生了內亂，
便定然是這人間冒犯了天神太魯莽，
激起了他們的怒火使他們投下了毀滅。

西塞羅 怎麼，你看見了什麼非比尋常的事？

卡斯卡 有一個普通的奴才——你看見他就能認識——

舉起了他的左手，手上熊熊地燒着
足抵得上二十個縛在一起的火把，
而他的手既不覺得火燙又沒有燒焦。
此外——一直到現在我的刀還沒有入鞘——
在大廟附近我還遇見一頭獅子，
它睜大眼睛看我，一點也沒有理我
就陰沉沉地走过去了：還有一個地方
聚集着足有一百名婦女全都形狀可怖，
吓得面無人色，她們發誓說看見了
許多男人全身是火在街上來回奔走。
而在昨天，就在大天白日正午時候，
有一隻貓頭鷹在市場的中心高踞着，
怪聲叫囂個不停。當這許多
不尋常的事都湊在一起，人們就再不該說
“這是它們的本性：這些都不足為奇”：
因為，我相信，它們發生在哪里

对哪里就都是不吉的預兆。

西塞罗 的确是，这种牢头的确有些反常：

但是人們还是可以根据他們自己的意圖

加以解釋，全不理會那些現象的本意。

該撤明天到大庙去嗎？

卡斯卡 他去的；因为他已經吩咐过安东諾斯

傳話給你說他明天到那里。

西塞罗 那么晚安吧，卡斯卡：这样动荡不定的天气

很不合適到处走的。

卡斯卡

再会，西塞罗。

〔西塞罗下。加修斯上。〕

加修斯 是誰？

卡斯卡 是羅馬人。

加修斯 卡斯卡，是你的声音。

卡斯卡 你的耳朵真不錯。加修斯，这是什么晚上！

加修斯 对于老实人倒是怪心安理得的。

卡斯卡 什么人知道老天爺会这样吓唬人？

加修斯 只有深知这人間罪惡的人才知情呢。

至于我，我在街上到处乱走，

把我自己完全交給这危險的夜晚，

而且，你看，卡斯卡，还像这样解开衣襟，

把我的胸膛赤裸裸地对着电火；

当那斜來的閃藍的电光劈开了

天宇的时候，我甚至还把我自己

整个挺身在閃电的鋒芒所指的中心。

卡斯卡 但是你为什么这样試探天意？

当那些最强大的天神用种种暗示
用如此可怕的信号來威吓我們的时候，
人們的名分就只应当是畏懼与战栗。

加修斯 你真愚蠢，卡斯卡，你簡直缺乏

一个羅馬人所不能沒有的生命的火焰，
若不然你便是有而未用。你面色發白，
兩眼發直，看見了蒼天不常見的暴躁，
你就吓成了一团，沒头沒腦地惊奇不止：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有这許多电火，为什么有这許多夜游的鬼魂，
为什么这許多飛禽走獸都迷失了本性，
为什么老年人变成無知，兒童反而深思熟慮，
为什么这一切事物都改变了它們的法則，
它們的天性与它們的已然成性的習慣，
变成了不可思議的样子，好，你就会發現
老天爺乃是故意叫它們这样改变
好讓它們成为一种指示憂慮与警告的工具，
指出了一种違反天理的状态。

現在，卡斯卡，我就向你指出一个人，
他最像这种駭人的夜晚，
既打雷，又閃电，劈开無數坟墓，
同大庙里的那头獅子一样咆哮，

在他个人行事上，同你和我比
一点也不見得怎样了不起，可是
他却变得和这天地异相一样的駭人与可怕了。

卡斯卡 你說的是該撒；是不是，加修斯？

加修斯 管他是誰：因为今天的羅馬人
和他們的祖先一样也有銅筋鉄骨；
但是，目前却是苦！我們祖先的雄心哪里去了，
我們身上簡直只剩下娘兒們的柔情了；
我們含辱忍垢的情形正說明我們有婆娘气味。

卡斯卡 真的，听人說，元老們明天
打算立該撒为王；
不管他在什么海洋与大陸上冠戴称王，
在这意大利可是不行。

加修斯 那样我就該知道持劍到什么地方去了：

加修斯一定要首先解脫加修斯的奴役。
你們神哪，在这里你們把弱的变成最强，
你們神哪，在这里你們令暴君一敗塗地：
沒有任何坚固的石楼，千錘的銅壁，
也沒有任何不透風的暗牢，結实的鉄鏈，
能够抵得住精神的偉力；
而生命，只要它厭倦这人間的囚籠，
它就永远不会缺少毀滅它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知道这个，而且还知道其他一切，
知道我在忍受着一种什么样的虐政，

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都可以将它擺脫。

〔雷声不住。〕

卡斯卡

我也能：

因此，每一个奴隸都在他自己的手里

掌握着解除他自己奴役的力量。

加修斯 既然如此該撒怎么竟然变成一个暴君？

可憐的人！我知道他做不成豺狼，

但是他却看清了羅馬人原來都是綿羊：

如果羅馬人不是馴鹿，他也就不是雄獅。

凡是急于引燃一堆烈火的

都是先点着易燃的干草：羅馬究竟是什么廢材，

是什么破爛，是什么木屑，竟被当做是

下賤的引火的材料來顯揚一个

像該撒这样卑鄙的东西！但是，可痛啊，

你竟使我說到哪里去了？也許我对他說話的

正是一个甘心情願做奴才的人；有朝一日

也許我还要吃它的苦。但是我不怕，

什么危險我全都不放在心上。

卡斯卡 你是和卡斯卡說話，他这个人

向來不做賣友求榮的事。你握住我的手：

糾正这一切难过的事，我也有一分，

我一定把我的这只脚踏在

最前面的那个人的身旁。

加修斯

这事就算說妥了。

听我說，卡斯卡，我已經說服了
某一些最可敬的羅馬人物，
使他們和我在一起
去進行一件既光榮又危險的重要事業；
而我知道，在這時候，他們正在
彭貝雕像處等我：因為現在，在這駭人的夜晚，
在街上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個人行走，
天地之間的一切事物的形象
看起來都和我們即將着手的工作一般模樣，
全都是血，全都是火，最最怕人。

〔心納上。〕

卡斯卡 快躲在一旁，有一個人匆忙地走過來了。

加修斯 是心納；我看那走路的样子就認出他來了；

他是自己人。心納，你這樣急到哪兒去？

心納 來找你。這是誰？是麥特勒斯·辛伯嗎？

加修斯 不，是卡斯卡；也是參與我們這件事的
一個伙伴。沒有等我嗎，心納？

心納 我這才高興。這種晚上真可怕！

我們有兩三個人親眼看見了怪異的事。

加修斯 是不是在等我？告訴我。

心納 是，是在等你。

唉加修斯，如果你能夠說服

那高貴的布魯特斯也來參加我們該多好——

加修斯 你放心吧，好心納，拿這張紙去，

注意把它放在法官的座位上，
只有布魯特斯才能够見到，再把这个
从他的窗口扔進去；用蠟把这个
貼在老布魯特斯的石像上：一切都办完了，
你再到彭貝的雕像处來，我們在那里等你。
达修斯，布魯特斯和特里邦尼斯都來了嗎？

心納 除了麥特勒斯·辛伯都在；他到你的家
找你去了。好吧，我馬上就去
把这些紙片都照你吩咐的一一处理。
加修斯 办完了，就立刻到彭貝的雕像那里來。

〔心納下。〕

我們走，卡斯卡，我們兩個在天亮以前
还得到布魯特斯的家里去見他：他的三分
已經屬於我們，再經過一次接触
他这个人的全部也就归我們所有了。

卡斯卡 啊，他高踞在一切人們的心里；
凡是在我們身上看起來令人生厭的
只要有他到場，就会同最奇妙的魔術一样，
立刻变成德行，变成無价的奇珍。

加修斯 他，他的身分，以及我們的迫切需要他，
你的估計完全正确。我們走吧，
因为現在已經过了半夜，在天亮以前
我們一定要見到他，把他掌握得牢牢的。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場 羅馬。布魯特斯的花園里

〔布魯特斯上。

布魯特斯 我說，陸修斯，喂！

看着星斗的移动，我还猜不出來

再等多久才天亮。陸修斯，我說！

我真願意我也有这种毛病，睡得这样熟。

什么时候了，陸修斯？醒醒，我說！喂，陸修斯！

〔陸修斯上。

陸修斯 你喊我嗎，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到我的書房里去把燭火点起來，陸修斯：

点好之后，再到这里來喚我。

陸修斯 是，我的大人。

〔下。

布魯特斯 只能讓他死：不过，在我这方面，

除非为了大家的福利，我个人却没有理由

仇視他的。他也許会加冕为王：

問題是這件事不知道會把他改變多少：

只有在晴天朗晝，毒蛇才會出現的；

而這樣，走路就該特別小心。讓他加冕？——

那個——我恐怕正是給他一根毒刺

讓他任意去危害別人了。

有權力而不以慈悲為懷的人

就一定會濫用權力：不過，該撒这个人，

說真的，我倒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

曾濫用过愛憎喪失過理智。但是一般的經驗都是這樣，

卑微乃是年輕的野心的進身之階，

往上爬的人總是朝着這個方向望；

但是只要他有朝一日爬到了最高層，

他馬上就背過身去，再也不看這階梯一眼，

只是向天上雲端里望，再也瞧不上

他所從來的底層了：該撒也會這樣；

怕他這樣，就必須禁止他。因此，

既然我們反對他並不是因為他現在已經這樣，

那麼就這樣來想吧；從他現在這種情況

再發展下去，就會趨向這樣一些那樣一些極端：

所以，現在就要拿他當個蛇卵看待，免得

在孵化之後出自天性地為非作歹，

還是乘它在殼里的時候殺了他。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你書房里的蠟燭已經點着了。

我在窗口上找火石的时候，我發現
这一封密封的信，而我确实知道
在我去睡觉以前它是不在那里的。

〔遞給他一封信。〕

布魯特斯 你再去睡觉吧；天还没有亮呢。

孩子，明天是不是三月十五？

陸修斯 我不知道，大人。

布魯特斯 去看看曆本，回來告訴我。

陸修斯 是，大人。

〔下。〕

布魯特斯 天上的夜光閃閃，这样明亮，
我这样看都看清了。

〔拆开信，讀信。〕

“布魯特斯，你睡着了：醒醒，看看你自己。

难道羅馬就該……說話啊，动手，糾正。

布魯特斯，你睡着了：醒醒吧。”

这种煽惑鼓动的話

我在許多地方都拾到过。

“难道羅馬就該，等等的話”。我必須这样接下去：

难道羅馬就該懾服在一个人的威力之下嗎？啊，羅馬？

在达昆自立为王的时候，我的先宗列祖們，

就把他逐出羅馬的街头。

“說話啊，动手，糾正。”他們可是在請求我來

說話和动手嗎？啊羅馬，我向你約定，

如果必須有糾正的一天，你就將
在布魯特斯的手里得到充分的保證！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三月是已經過去十四天了。

〔幕後敲門聲。〕

布魯特斯 很好。你去開門；有人敲門。

〔陸修斯下。〕

自從加修斯第一次鼓勵我反對該撒
我就沒有睡好過。
在一件可怕的行为的第一次動議
與執行之間，它整個的過程都像是一
陣恍惚的感覺與可怖的噩夢：
護命神和肉體的一切官能
這時都像在議會大事，而人的情形，
就和一個小小的王國似的，仿佛面臨着
一次起義的事。

〔陸修斯又上。〕

陸修斯 大人，是你的兄弟加修斯在門口
他要求進來見你。

布魯特斯 只有他一個人嗎？

陸修斯 不，大人，還有幾個別的人。

布魯特斯 你認識他們嗎？

陸修斯 不，大人；他們的帽檐緊貼在耳朵上，
他們的半邊臉也都深藏在大衣里，

我簡直沒有辦法從他們的面貌上
認清他們是誰。

布魯特斯 讓他們進來。

〔陸修斯下。〕

他們一定是同黨。唉造反的行為，
怎麼，甚至在罪惡最敢放肆的黑夜里，
你還要羞於露面嗎？啊，如果那樣，到了白天
你到哪裡才能夠找到一個黑黑的洞穴
來掩藏你丑惡的面目呢？不用找了，造反，
你就藏在笑容與偽善當中吧：
因為如果你用你的本來面目出現，
就是最下層的地獄本身都還是不夠黑暗，
還是不能使你免于暴露的。

〔加修斯，卡斯卡，達修斯，心納，麥特勒斯·辛伯及特里邦尼斯
同上。〕

加修斯 我想我們在你休息的時候闖進來真是太大膽了：

早安哪，布魯特斯，我們是不是打擾你了？

布魯特斯 我到現在還沒有合過眼，一夜沒有睡。

和你同來的這些位，我都認識嗎？

加修斯 認識的，每一位都認識；這裡所有的人都是
深深地敬愛你的；他們每一位都盼望
你能够對於你自己有那樣一種要求
正同每一位高尚的羅馬人所期待於你的那樣。
這位是特里邦尼斯。

布魯特斯 歡迎他到這裡來。

加修斯 這位，達修斯。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他也是受歡迎的。

加修斯 這位，卡斯卡；這位，心納；和這位，麥特勒斯·辛伯。

布魯特斯 都歡迎他們。

是什麼令人不眠的焦慮使你們
在夜里也不能合眼呢？

加修斯 我能不能說一句話？

〔他們倆退到一旁耳語。〕

達修斯 這邊是東：天不是從這邊亮起來的嗎？

卡斯卡 不是。

心納 啊，對不起，大人，是從這邊亮起來的，
那鑲在雲邊的灰色條紋帶來了黎明的消息。

卡斯卡 你們不能不承認你們都錯了。

太陽上升的地方是在我的劍尖所指的方向；
在一年當中這樣的初春時節，
它上升的地方是遠遠地偏在南方。
大約在今後兩個月，它逐漸北移
它初露地面的地方，才移到
正東，就在那大廟聳立的高處。

布魯特斯 把你們的手都遞給我，一位接一位。

加修斯 我們都來發誓表示我們的決心吧。

布魯特斯 不，不要發誓：如果人們的臉容，

我們思想中的磨難，這時代的虐政，——
還不能有力地推動我們，那麼還是趁早散了伙，
每一個人都立刻回去睡懶覺吧；
就讓那殘酷的暴政肆意橫行到我們
一個挨一個都倒下去的時候。但是如果這些，
我確信無疑，有足够的火焰能够
振發懦怯，能够把妇人似的弱質
用勇氣錘成精鋼，那麼，同胞們，
除了我們的事業之外還需要什么其他動力
來刺激我們去匡正時弊呢？羅馬人的諾言
一言既出就永不反悔，除了這個
還需要什么其他契約？除了以誠心和
誠心相結，這事如果不成，
我們使用生命作抵之外，還要說什麼別的誓言？
懦弱的人，說謊欺天的人，
老弱的行尸走肉，以及逆來順受的
可憐蟲，他們才發誓；為了干坏事怕引起
別人懷疑的人才發誓；但是可別讓它
玷污了我們這件事業的公正無邪的德行，
和我們這種精神的不可遏止的氣概，
否則就好像是我們的動機或是我們的行事
會要一句誓語來保證似的。如果在一個
羅馬人身上所有的高貴血液中的任何一滴，
如果他毀棄了他自己口中所承諾的

任何一句諾言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
就簡直是等于犯了重大的欺天罔人之罪。
加修斯 但是西塞罗怎样？我們要不要去試探他？
我認为有他同我們在一起会很有力量的。

卡斯卡 我們千万不要放过他。

心納 是的，絕不能放过他。

麥特勒斯 啊，我們一定要把他弄过来，因为
就是他的那一头白髮就会使我們得到好評，
会使許多人称贊我們的行為：
他們一定会說是他的决定指使我們的行动；
我們的年輕与魯莽在他的庄重的掩盖之下
就会一点也不顯得突出了。

布魯特斯 啊，不要提他：我們万不能告訴他，
因为他是絕對不会参加別人
所首先發起的事的。

加修斯 那么就不要他吧。

卡斯卡 他的确是不合適的。

达修斯 除了該撒一人而外，就不碰別人嗎？

加修斯 达修斯，問得好：我認为馬可·安东尼
該撒那样地爱他，讓他在該撒死后还活着
实在很不妥当：我們會發現他是一个
詭計多端的陰謀家；而你們也知道他的办法，
如果他能進一步加以施展，他就会施展得
使我們每人都会感到麻煩：为了避免这个，

就該叫安东尼和該撒一道命喪黃泉。

布魯特斯 我們那樣就未免太好殺人了，开伊斯·加修斯，
砍下了他的頭，還要肢解他的屍體，
就像在盛怒之中殺人，事後還不解恨似的；
因為安东尼只不過是該撒的一個肢體：
讓我們做獻祭的人，可不要做屠戶，开伊斯。
我們起來是為了反對該撒的專制精神，
對付人們的精神是不需要血的：
是啊，我們如能解決該撒的精神
而不毀掉他該多好！但是，可悲的事，
該撒却不能不為之流血！因此，好朋友們，
我們儘管勇敢地殺他，可不能懷恨；
我們宰割他是為了拿他去祭神，
而萬不能砍殺了他好像是拿他去喂狗：
讓我們的心，像聰明的主人那樣，
懲戒他的奴僕去干一件怒氣沖沖的事，
然後又好像責備他們似的。這樣就會
使我們的企圖顯得必要而並不覺得是泄忿：
這一件事，在一般人眼里如果是這樣，
那麼他們就會稱我們是志士而不是凶手了。
至於馬可·安东尼，不用再提他了；
因為當該撒的頭已經落地之後，
他只不過是他的一只死臂膀。

加修斯

但是我擔心他，

因为在他对該撒的根深蒂固的好感当中——

布魯特斯 啊呀，好加修斯，不用再想他：

如果他爱該撒，他也再做不了什么

除非对他自己，苦苦地想念，替該撒死：

而那样就够他受的了，因为他这个人

天性好玩，放縱無度，濫交朋友。

特里邦尼斯 用不着怕他；就不用叫他死了；

因为他可以活着，以后他还会觉得可笑的。

〔鐘响。

布魯特斯 住声！数鐘响。

加修斯 响了三下。

特里邦尼斯 到分手的时候了。

加修斯 但是还不能肯定

該撒今天是不是一定会出來；

因为他近來变得很迷信，

完全改变了他从前对于鬼怪，

夢和凶兆的主要看法：

这許多顯然是反常的現象，

这一个少見的駭人的夜晚，

以及他的算命人的警告，

也許会使他今天不到大庙里去。

达修斯 这事用不着担心：如果他决定不去，

我可以說服他；因为他喜欢听人說

独角犀碰見了樹就要上当，

狗熊怕鏡子，大象怕陷阱。
獅子怕繩網，而人却最怕奉承的人：
當我告訴他說他最恨奉承的人，
他就說不錯，而這時他正在迷住心竅。
讓我去設法；
因為我可以摸透他的真性情，
我一定能把他送到大廟上來。

加修斯 好，我們都到那里去等他。

布魯特斯 八點鐘到齊：以那個時候為限怎樣？

心納 就以八點鐘為限，誰也不要誤點。

麥特勒斯 開伊斯·萊加利斯恨該撒入骨，因為
他說了彭貝几句好話，該撒就痛罵他：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沒有想到他。

布魯特斯 好麥特勒斯，你在歸途上就去找他：
他很敬愛我，而我曾使他有理由這樣；
你只要請他到我這里來，我就可以說服他。

加修斯 天已經亮了：我們要走了，布魯特斯：
朋友們，大家分手吧：可是都記牢
你們說過的話，都要不愧做真正的羅馬人。

布魯特斯 各位好朋友，要顯出輕鬆愉快的模樣；
我們的心思可不能露在我們的臉上；
而應當像我們羅馬的伶人似的，
全是不知疲倦的精神和一貫飽滿的常態：
就這樣吧，祝你們各位都早安了。

〔除布魯特斯外均下。〕

孩子！陸修斯！又睡熟了！沒有什麼；
你就去享受甘露一樣的好睡的香蜜吧：
你本來就沒有忙亂的焦憂在思想里
所描繪出來的種種奇形與怪狀；
所以你才睡得這樣香。

〔鮑霞上〕

鮑霞

布魯特斯，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鮑霞，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這麼早起來？

把你孱弱的身体這樣暴露給潮濕而又
寒冷的早晨對你的健康是很不相宜的。

鮑霞 對你也不相宜啊。布魯特斯，你偷偷地
不作一聲就從我的身邊溜掉：昨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你突然站起來走個不停，
交抱著兩臂，長吁短嘆一個兒尋思；
可是當我問你為了什麼緣故的時候，
你却睜大了眼睛，狠狠地瞪我：
我再追問你；你就一個勁兒抓頭，
暴躁不耐煩的踹腳：
我又追問你一句，你還是不回答，
只是盛氣凌人的樣子把手揮了一下
意思是叫我離開你：那樣我只好走了，
因為你的火已經發得不小，我恐怕
引使你更加暴躁，同時我也希望

这僅僅是每一个人都时常免不了的
一种性情煩躁乱發脾气的結果。
它会讓你不吃飯，不說話，睡不着，
同时，如果你讓它沾上了你的外表，
就像它已經改变了你的性情那样，
我真是都会不認識你了。布魯特斯，我親愛的丈夫，
請你告訴我你的發愁到底是为了什么。

布魯特斯 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没有什么別的。

鮑霞 布魯特斯是懂得养生之道的，如果他病了，
他早就会自去設法恢复他的健康。

布魯特斯 是啊，我正在这样做：好鮑霞，上床去睡吧。

鮑霞 布魯特斯病了嗎？在潮湿的早晨
敞开衣裳走來走去，故意受寒受冻，
是有益于健康的事嗎？怎么，布魯特斯病了，
那样他还会偷偷地从他舒適的床上溜走，
去甘冒黑夜的惡气的傳播嗎？
去故意招惹害風湿的不潔淨的空气來，
使他病上加病嗎？不，我的布魯特斯；
你是在心里害了一种病，
这种病，根据我的权利和地位
我有名分應該知道：現在，讓我跪下，
憑着我一度受你稱贊的美貌，
憑着你一切的誓語，和那一个偉大的
使我們結合，使你我結成一体誓語的面上，

請你告訴我，你自己，你的一半，
你为什么郁郁寡欢，今天晚上
是些什么人來看你；因为我知道曾經來過
六七个人，他們甚至在夜里都還
不敢露面。

布魯特斯 不要跪，溫柔的鮑霞。

鮑霞 如果你是溫柔的布魯特斯，我本不需要。

依我們夫妻的關係，告訴我，布魯特斯，
是不是禁止我知道那一些屬於你的
秘密呢？我之于你，是不是，
看起來像是的，僅屬於有限的几方面呢，
陪着你吃飯，伴着你睡眠，
只是偶爾和你談談？我只能看着
你的顏色為生嗎？如果僅僅是這樣，
那麼鮑霞乃是布魯特斯的姘婦，而不是他的妻室了。

布魯特斯 你乃是我真誠而可敬的妻室，
你對於我就同那浸潤我憂傷的心房的
鮮紅的血液一樣親密。

鮑霞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就該知道這個秘密。
我承認我是個女人，但是
我却是布魯特斯大人肯娶做妻室的一個女人：
我承認我是個女人，但是我却是
一個有名人家的女人，加多的女兒。
我有這樣的父親和這樣的丈夫

你想我不会比一般女人更为坚强嗎？
把你的打算告訴我，我決不会泄露它們：
我曾經对于我的坚定作过强有力的証明，
我曾在我的大腿上，这里，故意地
讓它受伤：如果我能忍受那个
还不能保持我丈夫的秘密嗎？

布魯特斯 啊，天神哪，
請讓我能够配得上这一位高貴的妻子吧！

〔敲門声。〕

听，听！有人敲門：鮑霞，先進去一会；
过一些时候，你的心就会
分享我心里的秘密：
我要告訴你我的全部企圖，
和我所以愁眉不展的全部原因。
請赶快离开我。（鮑霞下）陸修斯，是誰敲門？

〔陸修斯和萊加利斯同上。〕

陸修斯 有一个病人要求和你談話。

布魯特斯 原來是开伊斯·萊加利斯，麥特勒斯談起过的。

孩子，走开一会。开伊斯·萊加利斯！怎样？

萊加利斯 从一个沒有力气的舌尖上接受个早安吧。

布魯特斯 啊，看你挑个什么时候出來，勇敢的开伊斯，
头上还包着头帕！你要是不病該多好！

萊加利斯 如果在布魯特斯的手里有一件事業
当得起榮譽的名字，那么我就是沒有病了。

布魯特斯 如果你有一只健康的耳朵來听的話

那么,萊加利斯,我手里正有这样一件事業。

萊加利斯 憑着羅馬人所躬身礼拜的所有的神起誓,

我就在这里把病魔解掉了! 羅馬的灵魂!

勇敢的兒子,光荣祖先的子孙!

你像一个驅使鬼神的人似的,叫我僵死的

精神复活了。現在你吩咐我奔跑吧,

我可以和不可能的困难爭夺角逐,

是啊,而且还可以占它們的上風。干什么?

布魯特斯 这一件事可以讓重病的人霍然而愈。

萊加利斯 不过我們是否要讓什么健康的人無病而死呢?

布魯特斯 我們必需那样的。我的开伊斯,

當我們一面走的时候,我將要

告訴你这件事的全部内容

它的目的是誰。

萊加利斯 請你抬步走吧,

我將怀着一颗火熾的心跟你走,

去干那件我所不知的事:只要是

布魯特斯領導我就够了。

布魯特斯 那么就随我來吧。

〔同下。〕

第二場 該撒的家里

〔雷电交作。該撒上，穿着睡衣。〕

該撒 今天晚上天地都不安靜：

佳尔勃雅三次在睡夢里呼喊，

“救命，啊！有人謀害該撒！”里面有人嗎？

〔一僕人上。〕

僕 我的大人？

該撒 你去吩咐僧侶們立刻为我献祭，

把他們的觀察結果报告我。

僕 是，我的大人。

〔下。佳尔勃雅上。〕

佳尔勃雅 你这是什么意思，該撒？你想出去嗎？

今天你不該离开你的家門一步。

該撒 該撒要出去：威脅我的任何事物

全都不敢和我面对面；只要它們

見到該撒的面，它們就消滅了。

佳尔勃雅 該撒，我從來不相信什么預兆，

但是它們現在使我害怕。里面有人說，

除了我們曾經聽見和看見的事情以外，

巡夜的人还見到了許多最可怕的景象。

有一头母獅在大街上生產；

坟墓都大張开嘴，吐出來它們的死尸；

凶狠狂怒的戰士們在天空里廝殺，
成行結隊的，完全是戰場上的陣勢，
他們的血雨紛紛地洒在大廟上；
戰爭的喧囂在半天空起伏不停，
馬匹嘶叫，垂死的人們呻吟不已，
在大街上好像有無數鬼魂尖聲地哭嗥。
啊該撒！這些事都超越了常情，
我真是害怕。

該撒 如果它的結果

早已經天神注定，那麼又怎能避免？
該撒總是要出去的；因為這些預兆
對所有的人 and 對該撒一樣。

佳爾勃雅 在乞丐倒斃的時候，殞星並不出現；
死了個王子，蒼天自己都來吹號。

該撒 懦夫在生前不知道死過多少回；
勇敢的人除了一次再也不知死的滋味。
在我聽見過的最大的奇事當中
我認為最奇怪的莫過於人們的貪生怕死；
死亡遲早要來，它乃是個不可避免的結局，
它要來的時候，它總是要來的。

〔僕人又上。〕

算命的人怎樣說？

僕 他們要求你今天不要出門。
他們掏出了一頭祭牲的五臟之後

再也找不到那畜牲的心。

該撒 天上的神做这种事是要使胆小的人可耻：

如果該撒今天为了怕死不敢出門

他真的就会变成一个沒有心的畜牲。

不，該撒不該这样，危險自己充分知道

該撒远比它危險多了：

我們是在一天里生下來的兩头獅子，

我是先生的，所以我更可怕：

該撒一定要出去的。

佳尔勃雅

唉，我的丈夫，

你的智慧完全被你的自信蒙蔽了。

今天千万不要出去：就說是我害怕，

不是你怕而是我怕，把你留在家里。

我們可以叫馬可·安东尼到元老院去，

他可以說你今天不舒服：

我現在跪下了，請讓我說服你吧。

該撒 馬可·安东尼可以去說我今天不舒服，

為了讓你高兴，我就留在家里吧。

〔达修斯上。〕

达修斯·布魯特斯來了，他可以去告訴他們。

达修斯 該撒，欢迎你！早安哪，高貴的該撒：

我特地來迎接你到元老院去。

該撒 你來的時候真正湊巧，

我正有些話要向元老們致意，

告訴他們說我今天不想來了：

不能，是假話，說我不敢，更假：

我是今天不想來了：就这样告訴他們，達修斯。

佳尔勃雅 說他病了。

該撒

該撒能叫人去撒謊嗎？

我在勝利征戰當中攻取了那許多地方，

難道還不敢把真話告訴給這些灰胡子老头？

達修斯，去告訴他們該撒不想來。

達修斯 最有威力的該撒，讓我知道點理由，

否則我这样告訴他們都會被他們訕笑的。

該撒 理由就是我的意志：我不想來；

這個理由就足以叫元老院滿意了。

但是，為了滿足你個人的要求，

因為我喜歡你，我可以讓你知道。

我的妻佳尔勃雅在這裡留我在家里：

她夜里做了一個夢，看見我的石像，

像是一座有着一百個泉口的噴泉似的，

噴射着鮮紅的血，那時候有許多健壯的羅馬人

滿面笑容地走向前來在血里洗手：

這些事，她認為是預告的凶兆，

馬上就會有禍事，因此她跪下來

求我今天一定要留在家里。

達修斯 這個夢的解釋完全錯了。

這正是一個美好和幸福的景象：

你的石像上有許多泉眼噴血，
而又有許多歡笑的羅馬人在其中沐浴，
這正說明偉大的羅馬將從你那里
汲取重生的血液，而許多偉大的人物都
爭先恐後地想得到分潤、余澤和紀念物。
佳爾勃雅的夢正表示了這種意思。

該撒 你的這種解釋很是正確妥貼。

達修斯 不錯，等你聽我說完就更可以証明：

請讓我告訴你：元老院已經一致決定
要在今天獻給威力無比的該撒一頂冠冕。
如果你差人告訴他們說你不想來了，
他們的心思也許會改變。此外，也許
還會傳出去一個笑話，因為就有人會說
“把元老院解散吧，等到什麼時候
該撒的妻子碰到一個好夢時再開吧。”
如果該撒不露面，他們豈不會私下傳說
“看哪，該撒害怕了？”
請原諒我，該撒，因為我非常又非常地
愛你的事業，所以我才不能不這樣說，
而我愛你的理由乃是當然的事。

該撒 現在看起來你的擔心該多蠢，佳爾勃雅！

我真是感到羞愧我居然向它們低頭。
把我的袍子遞給我，因為我立刻就出發。

【波布列斯，布魯特斯，萊加利斯，麥特勒斯，卡斯卡，特里邦尼

斯,和心納同上。

你看連波布列斯都來接我了。

波布列斯 早安,該撒。

該撒 真歡迎,波布列斯。

怎么,布魯特斯,你这么早也起來了?

早安,卡斯卡。开伊斯·萊加利斯,

該撒从來不像你的瘡疾那样

和你作对,你看它讓你变得多瘦。

几点鐘了?

布魯特斯 該撒,已經敲过八下了。

該撒 我多謝諸位的辛苦和周到。

〔安东尼上。〕

看哪! 昨天晚上狂欢到那样晚的人,

也居然起來了。早安,安东尼。

安东尼 对于最尊貴的該撒也一样。

該撒 吩咐里面赶快准备:

叫大家这样等我,我实在太不應該。

啊,心納:啊,麥特勒斯:怎么,特里邦尼斯!

我有足足一点鐘的話等着和你談呢;

不要忘記你今天一定要來看我一次:

跟我靠近些,好讓我时时想起你。

特里邦尼斯 該撒,一定。(旁白)我要挨得你緊緊地,

恐怕你的真正好朋友却希望我能更远些。

該撒 好朋友們,請進來和我一同尝点酒;

然後我們就可以像朋友似地馬上出發。

布魯特斯（旁白）可不見得人同此心呢，啊，該撒，
布魯特斯的心里想起來好不難過啊。

〔同下。〕

第三場 大廟附近的一條街上

〔阿提米道勒斯上，讀着一張紙。〕

阿提米道勒斯 “該撒，注意布魯特斯；提防加修斯；不要挨近卡斯卡；留神看着心納；不能信任特里邦尼斯；好好觀察麥特勒斯·辛伯·達修斯·布魯特斯並不愛你：你早就得罪了開伊斯·萊加利斯。在他們這些人里只有一條心，就是反對該撒。如果你不是個不朽的天神，你就該向四下里多窺探：安全最怕碰上陰謀。威力無邊的天神們保佑你！

愛你的人，阿提米道勒斯。”

我要在這裡靜候該撒走過，

做個請願的人把這個交給他。

我的心真是悲傷，德行

在爭權奪利的虎口裡竟然無法生存。

如果你看見這個，該撒，你也許還能活命；

如果不然，命運就是和叛徒們同謀了。

〔下。〕

第四場 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在
布魯特斯家的門前

〔鮑霞和陸修斯同上。〕

鮑霞 我請你，孩子，快跑到元老院去；
不用等着回答我，你立刻去就是了。
你为什么还不动？

陸修斯 等你的吩咐啊，夫人。

鮑霞 我就是要你去一趟，再回來，
然後我再告訴你到哪里去干什么。
啊鎮靜，在我身上加強起來吧！
在我的心和舌尖之間放下一座大山！
我有着男人的心思，但是力量却是女人。
讓女人保守計議中的秘密該有多難！
你還沒有走？

陸修斯 夫人，我去干什么？

跑到大廟去，沒有別的事嗎？
就這樣再跑回來，沒有別的事？

鮑霞 是啊，孩子，就是告訴我你家大人的面色怎樣，
因為他走的時候不大好：你再仔細觀察
該撒在干些什麼，有什麼請願的在糾纏着他。
聽，孩子，這是什麼聲音？

陸修斯 我沒有聽到什麼，夫人。

鮑霞

請你，用心听：

我剛才听見远远有一陣騷擾的聲音，像是在爭吵，
是一陣風从大庙那里把它吹送過來。

陸修斯 真的，夫人，我沒有听見什么。

〔算命人上。

鮑霞

你過來，漢子：

你从哪里來？

算命人 从我家里來，好夫人。

鮑霞 几点鐘了？

算命人 差不多九点了，夫人。

鮑霞 該撒已經到了大庙沒有？

算命人 還沒有，夫人：我正要去占个位置，
看他經過到大庙去。

鮑霞 你对該撒有个請求，是不是？

算命人 是的，夫人：如果該撒願意
真正像个該撒的樣子听我的話，
我就要請求他多当心他自己。

鮑霞 为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事嗎？

算命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發生，但是我却担心。
向你祝候早安了。这里的街面太狹窄：
跟在該撒后面的那一大群人，
什么元老們，法官們和請願的平民們，
都会把一个身体孱弱的人挤死的：
我要去找一个比較空曠的地方，

等候偉大的該撒走過來和他說話。

〔下。

鮑霞 我必得進去了。啊呀，女人的心

該是个多么軟弱無力的东西！啊，布魯特斯，
上天保佑你的事業成功！

不錯，这孩子听我說呢。布魯特斯有个要求
該撒不肯答应。唉，我没有力气了。

快跑，陸修斯，去代我向我的丈夫問候；

說我很愉快：然后再赶快回來見我，

告訴我他和你說了些什么話。

〔先后下。

第 三 幕

第一場 羅馬。大廟前；元老們上首坐着

〔一大群人；其中有阿提米道勒斯和那个算命的人。喇叭声。該撒，布魯特斯，加修斯，卡斯卡，达修斯，麥特勒斯，特里邦尼斯，心納，安东尼，雷彼得斯，鮑皮列斯，波布列斯和其它人等同上。

該撒 三月十五日已經到了。

算命人 是啊，該撒；可是还没有过去呢。

阿提米道勒斯 贊美啊，該撒！看看我的这个字条。

达修斯 特里邦尼斯請求你在你得閑的时候

把他的卑微的請願書看一遍呢。

阿提米道勒斯 啊，該撒，請先看我的；因为我的請求

和該撒的关系更为密切：看一遍吧，偉大的該撒。

該撒 和我本人有关的事應該留到最后处理，

阿提米道勒斯 不要擱置，該撒；你要立刻就看。

該撒 怎么，这个家伙瘋了嗎？

波布列斯 漢子，走开。

加修斯 什么，你在大街上就苦逼你的要求嗎？

到大庙里去。

〔該撒走進了元老院，其余的人后随。〕

鮑皮列斯 我希望你的事業今天可以成功。

加修斯 什么事業，鮑皮列斯？

鮑皮列斯 回头見。

〔向該撒走过去。〕

布魯特斯 鮑皮列斯·列納說些什么？

加修斯 他說他希望我們的事業今天可以成功。

我担心我們的計劃被人泄露了。

布魯特斯 看，他和該撒干什么：注意他。

加修斯 卡斯卡，

下手要快，因為我們怕有人破坏。

布魯特斯，怎么办？如果事机泄露，

不是加修斯就是該撒絕不能回头，

因为不成我就自殺。

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要鎮靜：

鮑皮列斯·列納並沒有談到我們的事；

因为你看，他笑了，該撒的臉色也沒有改变。

加修斯 特里邦尼斯知道他的时机；因为你看，布魯特斯，

他已經把馬可·安东尼引到一旁去了。

〔安东尼和特里邦尼斯间下。〕

达修斯 麥特勒斯·辛伯在哪里？讓他上去，

馬上向該撒提出他的要求。

布魯特斯 他已經准备好了：挨近点帮他說話。

心納 卡斯卡，你第一个先动手。

該撒 我們都准备好了嗎？現在有什么失政之处

必需由該撒和他的元老院來加以糾正呢？

麥特勒斯 最崇高，最强大和最有权威的該撒，

麥特勒斯·辛伯現在在你的宝座之前

投下了一顆卑微的心：——

〔下跪。

該撒

我必需禁止你，辛伯。

这些匍俯和这些低声下气的阿諛

也許会使普通人的血液沸騰起來，

把已經決定的議案和不可侵犯的法令

变成了兒戲。不要痴心妄想，

以为該撒也会有那样容易改变的性情，

听了几句好話就会癱瘓得迷失了本性；

我說的是像那些蠢才似的，經不住甜言蜜語，

打拱作揖的求情和卑鄙的狗也似地搖尾乞憐。

根据國法，你的哥哥已經被驅逐：

如果你弯腰，祈禱，替他求情，

我就要把你当一只癩狗似地一脚踢开。

你要知道，該撒從來不做錯事，他也絕不会

無緣無故地感到心滿意足。

麥特勒斯 就沒有一个比我更有力量的声音，

使偉大的該撒听起來更入耳的声音，

來替我的被驅逐的哥哥求情嗎？

布魯特斯 我親吻你的手，但並不是諂媚，該撒，
我希望你讓那波布列斯·辛伯
得到立即被赦免的自由吧。

該撒 什麼話，布魯特斯？

加修斯 原諒，該撒；該撒，原諒吧：

加修斯也俯身在你的足下，
在替波布列斯·辛伯乞求釋放。

該撒 如果我和你們一樣，我是可以被感動的；
如果我能用禱告來感動人，禱告也會感動我，
但是我卻和北極星一樣堅定不移。
在整個的浩浩蒼空里，再也沒有哪個星
能比得上它的永恒和不可動搖的堅貞。
天上裝點着數不清的星顆；
它們都是真火，每一顆全都發光；
但是其中卻只有一顆永恒固定不變：
這個世界也是這樣；在這里有無數的人，
人全是血肉之軀，而且也有理智：
但是在這許多人里我知道卻只有一個
不可動搖地堅持着他的位置，
怎樣震動也不搖撼：我就是他，
就在這件事上，也讓我略加表現；
我是堅定不移的，辛伯應該被驅逐，
至於他不能赦免，我也同樣地堅決。

心納 啊，該撒，——

該撒 走开！你想举起夏令匹斯山嗎？

达修斯 偉大的該撒，——

該撒 布魯特斯下跪还不是無用？

卡斯卡 手啊，你來替我說！

〔卡斯卡先动手，其余的人和馬可斯·布魯特斯刺該撒。

該撒 ET TU, BRUTE? (还有你，布魯特?) 真該死，該撒！

〔死去。

心納 自由了！解放了！暴君已經死了！

快些跑，到四下去宣布，到街上去呼喊。

加修斯 去几个到公共講壇上，要大声喊叫，

“自由了，解放了，徹底地解放了！”

布魯特斯 公民們，元老們，都不要害怕；

不要逃；安靜地站下：野心的負債已經偿还了。

卡斯卡 到公共講壇上去，布魯特斯。

达修斯 加修斯也去。

布魯特斯 波布列斯在哪里？

心納 在這兒，看見这个驟变吓得不知所措了。

麥特勒斯 我們緊緊地站在一起，恐怕也許会有

該撒的朋友來——

布魯特斯 不要談什么站在一起。波布列斯，不用怕；

我們對於你个人絕沒有加害之意，

對別的羅馬人也沒有：告訴他們，波布列斯。

加修斯 你走吧，波布列斯；恐怕有人



会向我们扑过来，你这样大年纪当心撞着。

布魯特斯 走吧：除了我们这些当事的，不要
让别人沾上这件事。

〔特里邦尼斯又上。〕

加修斯 安东尼在哪里？

特里邦尼斯 逃回家去吓坏了：

男女老少睁大了眼睛，满街乱嚷乱跑
像到了天地末日似的。

布魯特斯 命运啊，我们将知道你的主意：
我们迟早得死，我们全知道；人们所关心的
只不过是时间，和未来的日子怎样度过。

加修斯 那又有什么，把生命切断二十年
也只不过是缩短了这许多怕死的年月罢了。

布魯特斯 照这种说法，死岂不是反而变成了有好处的事：
这样我们就都变成该撒的朋友，把他
怕死的年月缩短了。弯下身去，罗马人，弯下身，
让我们在該撒的血里洗洗手，
一直洗到肘弯，把刀剑也塗抹上鲜血：
然后我们就走出去，一直走到闹市中心，
把染红了的兵器在头顶上挥舞，
我们全都喊“和平，解放，自由！”

加修斯 那么就弯下身来，洗手吧。在今后多少年代内，
在尚未出现的国家里，用着尚无人通晓的语言，
我们这一场空前的壮举要演出多少回啊！

布魯特斯 該撒会有多少次在舞台上流血，
而現在他却直挺挺地倒在彭貝的台座底下，
連塵土也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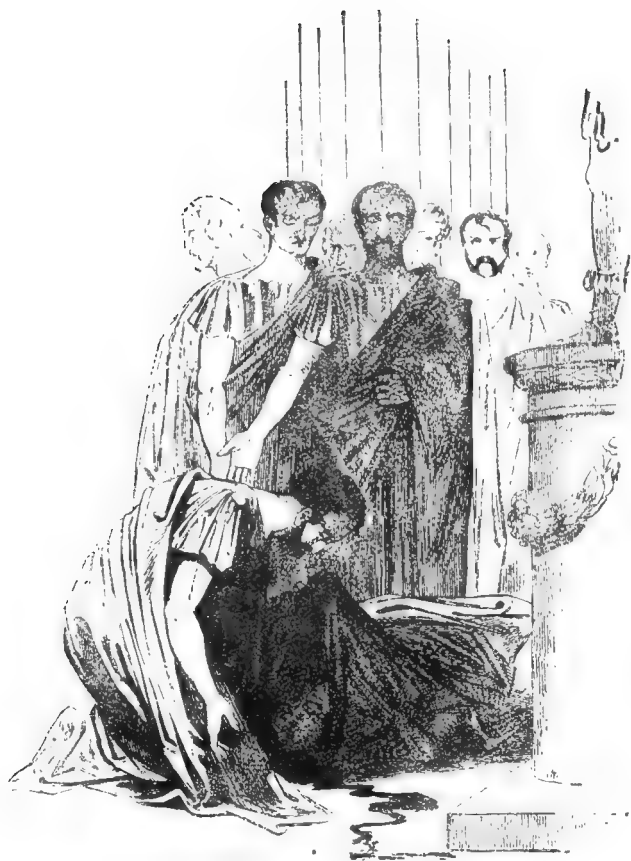
加修斯 这个戲演多少回
就有多少回，我們这一群就將被称为是
把自由帶給他們國家的人們。

达修斯 怎么，我們走出去嗎？

加修斯 是啊，每一个都去：
布魯特斯在前面領路，我們都怀着
羅馬人的最勇敢最高尚的心胸跟在他的后面。
〔一僕人上。

布魯特斯 慢些！是誰來了？是安东尼的人。

僕 布魯特斯，我的主人吩咐我來跪下；
馬可·安东尼吩咐我这样匍伏在你的面前；
然后，他吩咐我这样伏在地上說：
布魯特斯是高尚的，英明，誠实而勇敢；
該撒是有威嚴的，果断，高貴而令人愛慕：
說我愛布魯特斯而且我尊敬他；
說我怕該撒，尊敬他而且愛他。
如果布魯特斯肯保證讓安东尼
安全地走到他的面前來而且还解釋給他听
为什么該撒必需被处死的話，
那么馬可·安东尼就不会愛一个死了的該撒
和愛活着的布魯特斯那样，而他立刻



就会用他的全部忠誠追隨高貴的
布魯特斯的一切事業，在那種無人走過的境界里
遭遇任何危難都在所不惜。我的主人安東尼這樣說。

布魯特斯 你的主人真是個又聰明又勇敢的羅馬人：

我從來也沒有低估過他。

告訴他，請他到這個地方來，

他一定可以得到滿足，而且，憑我的榮譽。

他也会平安地回去。

僕

我馬上去請他。

〔下。

布魯特斯 我知道我們可以拿他當個朋友看待。

加修斯 我但願如此：但是我總不放心，

我總有點怕他；我每次一想到這個

我的心就怔忡不安。

〔安東尼又上。

布魯特斯 不過安東尼已經來了。歡迎你，馬可·安東尼。

安東尼 啊強有力的該撒！你就這樣躺在地上？

你所有的戰功，光榮，勝利，擄獲，

都縮成這麼一點點了嗎？永別了。

各位先生，我不知你們的打算，

還有誰必須再流血，誰還礙你們的事：

如果有我本人的話，那麼真沒有比

和該撒同死更合適的時候，也沒有

任何武器能比得上你們的刀劍的一半價值，

因為它們已經染上了這世界上最尊貴的鮮血，
我誠心地請求你們，如果你們不滿意我，
那麼，趁着你們的血手還熱氣騰騰的時候
就痛快地干一下吧。即使活一千年，
我也不會找到一個比這個更願意死的時候：
再沒有其他死處和死法會更叫我高興的了，
死在該撒的身邊，死在你們的手里，
你們全是這時代的精華和重要的人物。

布魯特斯 啊，安東尼，你不要請求我們把你處死。

雖然現在，你看見我們的手，和我們
干的這件事，不能不使你認為我們是
殘忍而好殺人的人！但是你只看見我們的手
和它們干的這件血淋淋的事：
你却看不見我們的心；它們是慈悲的；
全是由於對羅馬人的廣大災難有了慈悲——
像用火來吞滅火，慈悲使我們不顧惻隱之心——
才使我們對該撒干下這件事。至於你
馬可·安東尼，對於你我們的刀鋒是不鋒利的：
我們臂膀的狠狠的力氣，和我們怀着
兄弟一般友情的心思都用一切熱愛，
善意和敬仰的心情來接待你。

加修斯 在安排新的官職的時候，你的意見
將和任何其他的一樣有力。

布魯特斯 只要等到我們先把群眾的驚魂

安定下來，他們怕得不知所措，
然後我們就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我——
甚至在刺殺該撒的時候都是愛他的——
會干這種事。

安東尼 你的賢明我是非常相信的。

請每一位都把他血紅的手伸給我吧：

第一位，馬可斯·布魯特斯，讓我先握你的；

第二位，開伊斯·加修斯，讓我也握緊你的手；

還有，達修斯·布魯特斯，你的；還有你的，麥特勒斯；

你的，心納；還有我勇敢的卡斯卡，你的；

雖然最後，但敬意絕不是最少，好特里邦尼斯，你的。

各位先生，——唉，我該說些什麼呢？

我的名譽現在簡直是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礎上，

兩種壞想法，你們一定會認為我必居其一，

不是一個懦夫，便是一個諂媚的人。

我從前非常愛你，該撒啊，真是千真萬確：

既然這樣，如果你的英靈現在望着我們，

看見你的安東尼低聲求和，

真是高貴！就在你的尸首面前，

握住你仇人的鮮紅的血手，

它豈不會比死了都難過？

如果我的眼睛和你的傷口一樣多，

落淚紛紛和它們流的血一樣多，

那樣才更像个安東尼，可是

我却反而和你的仇人握手言欢起来了。
饶恕我吧，尤利斯！你在这里被射杀了，勇敢的鹿；
你倒在这里，而你的猎人也站在这里，
在你的死亡中歃血为盟，在你的血河里染红。
啊世界，你本是这一头鹿的森林；
而他啊，真不假，也是你世界的核心。
你现在躺在这里，该多么像一只
被许多王子合力杀死的鹿！

加修斯 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原谅我，开伊斯·加修斯：

就是该撒的仇人也会说这些话的；
在一个朋友，只不过是冷淡的分内事了。

加修斯 我并不责备你为什么这样赞美该撒；
但是你打算和我们有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是打算也加入做为我们同伙里的一个呢，
还是说我们尽管自己去行事，不必靠你呢？

安东尼 所以我才和你们握手啊，但是当我
低头看见了该撒，我却真是忍不住说到别处去了。
我和你们都是朋友，而且都敬爱你们，
只有一点就是我希望你们把理由告诉我，
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该撒是个危险的人物。

布鲁特斯 若不然这一场岂不成了野蛮行为：
我们的理由是充满了好心善意
即使你，安东尼，是该撒的儿子，

你也会無話可說的。

安东尼 我的要求就是这个：

此外我还請求你們能讓我

把他的尸首送到廣場上去；

然后讓我在講壇上，以一个朋友的身分，

在葬禮的進行中說几句话。

布魯特斯 你可以这样，馬可·安东尼。

加修斯 布魯特斯，我有一句話。

(和布魯特斯旁白) 你不知道这件事的輕重：千万不能答应

安东尼在他的葬禮上演講：

你知道他会說些什么，人民会受

他的多少影响？

布魯特斯 請你原諒；

我可以自己到講壇上去先講，

先去說明我們的該撒被处死的理由：

至于安东尼要說的話，我可以声明

他說的全取得了我們的同意，

而且我們还同意該撒應該有

一切真正的与合法的身后哀荣。

这样办對我們是害少利多的。

加修斯 我不知道結果怎样；我可不喜歡这样办。

布魯特斯 馬可·安东尼，这里，你把該撒的尸首抬去吧。

你不許在葬禮的演說里面攻击我們，

只許你盡量地稱贊該撒的好處
而且你要說你这样做是得到我們同意的；
若不然，你可就不能
參加他的葬禮了：同時你要用
我所用的講壇，等我的演講完了
你再發言。

安東尼 就是这样：

我沒有別的要求了。

布魯特斯 那麼你就收拾尸首，跟我們來吧。

〔除安東尼外均同下。〕

安東尼 唉，你這一塊流血的泥骸，請原諒我吧，
我竟和這些凶手們和顏悅色握手言歡！
你乃是在一切時代的狂瀾里出現的
一位最高貴的人物的遺體。
哪一隻手使他流了這樣無價的鮮血真是罪該萬死！
現在當着你傷口的面我預言，
它們就像是失去了聲音的鮮紅的嘴唇一樣
祈求我的舌尖卷動，發言，
要我吐出一陣惡咒落在人們的肢體之上；
內部的暴亂與可怕的自家人的廝殺
一定要割裂阻斷意大利的所有地方：
流血與毀滅會變成習以為常的事，
一切可怖的事物也全變成無足為奇，
甚至母親們看見了她們的親生子女

被戰爭的鉄手撕成碎片也不过笑笑罢了；
一切憐憫的泉源全被殘忍的習性堵塞：
而該撒的陰魂，在身边有灾禍的魔鬼伴随，
將从地獄里出來，到处搜尋复仇的机会，
在这一片土地上，他就要用帝王的口吻
怒斥道：“殺啊”，随着就縱开戰爭的惡犬；
我要讓这一件骯髒事的臭气上扑天庭，
到处全是死人的臭气，輾轉溝壑 無人埋葬。

〔一僕人上。

你是奧達維·該撒的僕人，是不是？

僕 是的，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該撒本來寫信要他到羅馬來的。

僕 他已經收到了他的信，現在已在路上；

他吩咐我先向你口头报告——

啊呀該撒！

〔看見了尸首。

安东尼 你的心地高尚；你到一旁去哭泣吧。

感情是要傳染的，因为我的眼睛，
看見那些悲伤的泪珠出現在你的眼眶，
也有点潮潤了。你的主人來了嗎？

僕 他今天晚上在距离羅馬七哩的地方宿夜。

安东尼 你火速加鞭回去，告訴他这里發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不幸的羅馬，危險的羅馬，
对于奧達維來說還不是一个安全的羅馬；

赶快走，向他这样报告。可是，再等一会；
你先不要走，你且让我把这尸首先抬到
公共场所上去：在那里，我要用我的辩才
试一试看，这里的人民如何对待
这一些血腥的人们所造成的惨不忍睹的结果；
根据那时的情况，你再去向年青的奥达维
报告这里事情的动态。
你帮我一手。

〔兩人抬該撒的尸首同下。〕

第二場 講台

〔布魯特斯，加修斯，和一群市民同上。〕

市民們 我們要你們答复；赶快答复我們。

布魯特斯 那么就跟我來，靜靜地听我說，朋友們。

加修斯，你到另外一条街上去，

把人数分开。

凡是要听我說的，都留在这里；

凡是願意随加修斯去的，就都随他去；

該撒死的理由，一定要

公开宣布。

市民一 我要听布魯特斯。

市民二 我來听加修斯；等我們兩面都听了，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由加以比較。

〔加修斯和一部分市民下。布魯特斯走上講台。〕

市民三 高貴的布魯特斯登台了：安靜！

布魯特斯 請耐心听我說完。

羅馬人，同胞們，親愛的人們！請听我細說我的理由，一定要安靜，然后你們才能够听清楚：請为了我的榮譽相信我，只有你們敬重我的榮譽，你們才能够相信我的話：請用你們的智慧審查我，并且喚醒你們的感覺，然后你們才能够判断得更正确。如果在这一群人里，有什么人是該撒的知心的朋友，我可以和他說，布魯特斯的愛該撒一点也不亞于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假使这位朋友要問为什么布魯特斯起來反对該撒，我的答复就是这个：并非是由于我愛該撒太少，而是由于我愛羅馬太多了。你們是寧願該撒一人活着而万众都做奴隸而死呢，还是寧願該撒一人死去，而万众都生为自由之人呢？因为該撒愛我，我才为他落泪；因为他幸运，我为他欢喜；因为他勇敢，我对他尊敬；但是因为他有野心，我才殺死他。对于他的愛我有眼泪；他的幸运有欢喜，他的勇敢有尊敬；而对于他的野心，則有死亡。这里有誰如此下賤甘心做奴隸？如果有，就請他說一声；因为我得罪了他。这里有誰如此野蛮不願意做个羅馬人？如果有，也說一声；因为我得罪了他。这里有誰如此惡毒竟不肯愛他自己的國家？如果有，也說一声；因为我也得罪了他。我等你們回答。

全体 沒有，布魯特斯，沒有。

布魯特斯 那么我就沒有得罪什么人。我对于該撒也不过像你們要对布魯特斯做的事情一样。他的死的问题已經記載在大庙里；他的功勛毫未减少，在这一方面他是有劳迹的，他的罪惡也絲毫沒有加大，虽然因此他受了死刑。

〔安东尼和其它人，抬該撒尸体上。

他的尸首現在被抬來了，馬可·安东尼深深地为他悲慟：他虽然沒有参預殺死他的事，但是他也將因为他的死而得到好处，在这共和國里得到一种地位；你們誰不都是这样？說完这些話我就先走了，——因为我既然为了羅馬的利益手刃了我所最愛的人，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这把利刃对待我自己，只要什么时候我們國家的利益需要我死。

全体 活下去，布魯特斯！活下去，活下去！

市民一 用凱旋的仪式送他回家去。

市民二 給他造一座像，立在他祖先的旁边。

市民三 讓他做該撒。

市民四 把該撒的光荣

都加冕給布魯特斯。

市民一 我們來用欢呼送他回家。

布魯特斯 我的同胞們，——

市民二 肅靜！不要作声！布魯特斯說話了。

市民一 肅靜，喂！

布魯特斯 好同胞們，讓我一个人走吧，

同时,为了我的緣故,你們和安东尼留在一起:
請你們敬禮該撒的遺骸,用心听他
贊美該撒光荣的演說,馬可·安东尼
已經得到我們的允許要在这里發言。
我誠心誠意地請求你們,在安东尼說完以前,
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不要离开。

〔下。

市民一 不要走,喂! 讓我們听听馬可·安东尼。

市民三 讓他到公共講台上去;

我們來听他說。高貴的安东尼,到上面去。

安东尼 为了布魯特斯的緣故,我領你們的情。

〔走上講台。

市民四 他說布魯特斯什么?

市民三 他說,为了布魯特斯的緣故,
他覺到他領了我們所有人的情。

市民四 他最好在这里不要說布魯特斯什么坏話。

市民一 这个該撒生前真是個暴君。

市民三 当然,一点也不錯:

我們羅馬除了这一害真是件有福的事。

市民二 安靜! 讓我們听安东尼有些什么說的。

安东尼 你們这些善良的羅馬人,——

全体 安靜,喂! 听他講。

安东尼 朋友們,羅馬人,同胞們,請耐心听我說;
我是到这里來埋葬該撒,而不是來贊揚他的。

人們做的坏事死后長存；
而他們的善事却常是同葬于尸骨；
讓我們對該撒也如此吧。高貴的布魯特斯
告訴你們說該撒有野心：
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個很不輕的錯誤，
而現在該撒已經付出了很不輕的代價。
在這裡，經過布魯特斯和其余人的同意，——
因為布魯特斯是個有榮譽的人；
他們也都是的，都是有榮譽的人，——
我特地到該撒的葬禮上來說幾句話。
他生前是我的朋友，對我誠實而公正：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個有野心的人；
而布魯特斯是個有榮譽的人。
他曾經把無數俘虜帶回到羅馬來，
他們的贖金全都充實了我們的國庫：
該撒做的這件事像不像個有野心的人？
在那些貧苦的人們哭泣的時候，該撒也落淚：
有野心的人應該是用一種更無情的材料做成的：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個有野心的人；
而布魯特斯是個有榮譽的人。
你們都親眼看見過在“盧佩克”節那天
我三次把一頂王冠獻給他，
而他三次都拒絕了：這是野心嗎？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個有野心的人；

而，当然嘍，他是个有榮譽的人。

我說這些話并不是反駁布魯特斯的話，

我只不过在这里說出我所知道的事罷了。

你們从前都曾一度敬愛過他，并不是毫無理由的，

那么，現在又是什么理由阻止你們為他哀哭呢？

唉天理啊！你簡直是逃到野蛮的禽獸群中去了，

人類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性，請容忍我；

我的心已經飛到該撒的棺木那邊去了，

我不得不暫時停一会，等它再飛回來。

市民一 我覺得他的話也很有道理。

市民二 如果你們把這件事仔細想想，

該撒的确是受了很大的冤枉。

市民三 是嗎，各位師傅？

我恐怕再換一個人比他还不如。

市民四 你們聽見他的話了嗎？他不肯接受王冠；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是個有野心的人。

市民一 如果真是这样，有些人就必需付出極高的代價了。

市民二 可憐的人！他的兩眼哭得火也似地通紅。

市民三 在全羅馬都沒有比安东尼更高貴的人物。

市民四 注意听他，他現在又要說話了。

安东尼 才不过是昨天的事，該撒的一句話

可以抵得住全世界：而現在他躺在那里，

竟沒有一個可憐的人肯對他稍表敬意。

唉各位師傅，如果我有意鼓動

你們的思想和感情，要你們發怒造反，
我就要对不起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而你們知道，他們都是些有榮譽的人：
我絕不能对不起他們；我寧願
对不起死者，对不起我自己和你們，
我也不能对不起这种有榮譽的人。
但是这里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該撒的私印；
这是我在他的密櫥里拿到的；这是他的遺囑：
只要讓一般人聽見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請原諒我，我不打算讀出來——
他們立刻就会走过去親吻死了的該撒的伤口
而且还要在他聖潔的鮮血里染紅他們的手巾，
不只如此，还会討他的一根頭髮做紀念，
甚至，在臨死的时候，都还会在他們的遺囑里寫下來，
把它当做一件無价的遺產
留給他們的后代。

市民四 我們要知道遺囑的内容：念出來，馬可·安东尼。

全体 念遺囑，遺囑！我們要知道該撒遺囑的内容。

安东尼 請忍耐，善良的朋友們，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念：

讓你們知道該撒多么愛你們是不合適的。
你們不是木头，你們不是石头，你們都是人；
既然是人，你們聽見了該撒的遺囑，
它会叫你們冒火，它会叫你們發瘋：
最好你們还是不要知道你們是他的承繼人；

因为如果你們知道，啊，后果真会不堪設想！

市民四 把遺囑讀出來；我們一定要听，安东尼；

你一定要把遺囑，該撒的遺囑，念給我們听。

安东尼 你們能不能忍耐一下？能不能等一会？

我告訴你們这件事实在是說得太多了：

我害怕得罪那些有榮譽的人，

他們的利刃已經刺殺了該撒；我害怕。

市民四 他們都是叛徒：什么有榮譽的人！

全体 念遺囑！念文件！

市民二 他們都是坏蛋，劊子手：遺囑！念遺囑。

安东尼 那么你們是要强迫我念遺囑了？

既然如此，你們就來圍着該撒的尸首站成一圈，

讓我把寫这遺囑的人指給你們看看。

我可以下來嗎？你們答应我嗎？

全体 下來。

市民二 你下來。

〔从講台上走下。〕

市民三 我們答应你。

市民四 站个圈；圍着站。

市民一 离开尸架远点，离开尸首远点。

市民二 替安东尼讓路，最可敬的安东尼。

安东尼 唉，不要这样挤我；站得离我远些。

全体 往后站。讓开！再往后。

安东尼 如果你們有眼泪，就准备現在流吧。

你們都認識這一件罩袍：我還記得
該撒第一次穿上它那時的情景；
那是在一個夏天傍晚，在他的軍帳里，
在那一天他戰敗了尼爾微人：
你們看，加修斯的匕首就是從這裡刺進去的：
你們看那惡狠狠的卡斯卡戳了多麼大的一個洞：
這一道口子是他所鍾愛的布魯特斯刺穿的；
當他拔出了他那一把該死的鋼刀的時候
你們看該撒的血又是怎樣緊跟着流出來，
就好像要衝出門來，看一看
究竟是不是布魯特斯下的狠心的毒手：
因為，你們都知道，布魯特斯乃是該撒最寵愛的人：
你們天神哪，也來評評理，該撒愛他該多麼深厚！
這一刀真是最最喪盡天良的一刀；
因為當高貴的該撒看見他也動了手，
忘恩負義的感覺，比叛徒的膂力強大得多，
就完全制服了他：他英雄的胸襟當場就迸裂了；
於是，他用這一件袍子蒙上了他的臉，
他這時一直不停止地在流着血，
偉大的該撒就倒在了彭貝雕像的底下。
唉，我的同胞們哪！這一個倒下是什麼！
是我，是你們，是我們全體都倒下了，
而殺人的叛逆在我們的頭頂上飛翔。
唉，現在你們哭了，現在我才看見

你們有了一些同情的感覺：這些眼淚是可貴的。
善良的人們，你們哭些什麼，你們只不過
看見該撒被割裂的罩袍？你們看這邊，
這是他本人，你們看，被叛徒們砍成了什麼樣子。

市民一 啊，這樣子該多慘！

市民二 啊高貴的該撒！

市民三 啊該死的日子！

市民四 啊，叛徒，奸賊！

市民一 啊真是最殘忍的景象！

市民二 我們一定要報仇。

全體 報仇！走！去搜！放火！燒死他們！殺！殺光他們！

讓一個叛徒也不能活命！

安東尼 慢一些，同胞們。

市民一 你們安靜一會！高貴的安東尼有話要說。

市民二 我們聽他說，我們跟他去，我們和他一同死。

安東尼 好朋友們，親愛的朋友們，不要讓我鼓動你們

馬上就掀起一個叛亂的狂潮。

那些干這件事的人都是有榮譽的；

至於他們有什麼私怨叫他們干這件事，

啊呀，我可不知道：他們又聰明又有榮譽，

他們毫無疑問會用許多理由來答复你們。

朋友們，我不是來設法改變你們的心思的：

我也不是一个像布魯特斯那樣的大演說家：

你們都知道我，我只是一個簡單直爽的人，

我愛我的朋友；這一點他們也充分知道
所以他們才放心答應我來談論他：
因為我既沒有口才，又沒有詞令和身分，
沒有行動力，沒有表達力和言語的才能
來激起人們的熱情：我只會一個勁地說；
我告訴你們的都是你們已經知道的事；
我指給你們看親愛的該撒的傷口，可憐
又可憐的不會說話的嘴巴，讓它們替我說話：
但是如果我是布魯特斯，布魯特斯是安東尼，
那一個安東尼可就要攪翻你們的精神，
在該撒的每一個傷口里都插上一根簧舌，
把羅馬的每一塊頑石都要鼓動起來造反。

全体 我們要造反。

市民一 我們去把布魯特斯的房子燒掉。

市民三 那麼，走！跟我來，去把叛徒們搜出來。

安東尼 再聽我說句話，同胞們；再聽我說句話。

全体 安靜，喂！聽安東尼說話。最高貴的安東尼！

安東尼 可是，朋友們，你們還不知道去幹的是件什麼事：

該撒究竟在什麼地方值得你們如此愛戴？

唉，你們真還不知道；只有讓我來告訴你們：

你們都忘記了我告訴過你們的那個遺囑。

全体 一點不假：遺囑！我們等一等听听遺囑。

安東尼 這就是該撒的遺囑，上面有該撒的私印。

他給每一位羅馬市民，

他給每一個人七十五個特拉克瑪^①。

市民二 真是最高貴的該撒！我們一定要替他報仇。

市民三 啊皇帝一樣的該撒！

安東尼 耐心地聽我說。

全體 安靜，喂！

安東尼 除此以外，他還送給你們他在泰伯河這一邊，
所有的林蔭大道，他私人的亭園，
以及新辟的果園；他這些都永久地
送給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孫；做為你們的
游憩散步，休息精神的公共場所。

這才是個該撒！像這樣的人哪里找得到第二個？

市民一 永遠不會再有了。走啊，快走，快走！

我們去把他的屍體送到大廟里去火葬，
然後再用那里的火燒掉叛徒的住宅。

把遺體抬起來。

市民二 去點起火來。

市民三 把板凳拆下來。

市民四 把椅子，窗門，隨便什么都拆下來。

〔市民們抬着尸首下。〕

安東尼 現在由它發作去吧。災殃啊，你已經開始，
你願意向哪里發展就向哪里發展吧。

〔一僕人上。〕

^① 貨幣單位。

怎么样，漢子？

僕 大人，奧達維已經進了羅馬。

安東尼 他在哪里？

僕 他和雷彼得斯在該撒家里。

安東尼 我馬上到那里去看他：

他來得正好。命運正在頭上，

像這種樣子，我們什么事全可以如願以償。

僕 我听人說，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像瘋子似地逃出了羅馬的城門。

安東尼 也許他們看到了人民的一些動靜，

听說了我怎樣鼓動了他們。領我去見奧達維。

〔同下。〕

第三場 一條街上

〔詩人心納上。〕

心納 我昨天晚上作夢和該撒同桌吃飯，

滿腦子都是倒霉不幸的事：

我本來沒有意思走出門來，

可是不知怎么我又出來了。

〔市民們上。〕

市民一 你叫什么名字？

市民二 你到哪兒去？

市民三 你家住哪里？

市民四 你是个已婚的还是个單身漢？

市民二 对每一个人都立刻回答。

市民一 是啊，簡單点回答。

市民四 是啊，聪明点回答。

市民三 是啊，老实点回答，你最好这样。

心納 我叫什么名字？我到哪兒去？我家住哪里？我是个已婚的还是个單身漢？然后，对每一个人的問題都要回答，立刻回答，簡單，聪明而且还要老实：我說聪明点，我是个單身漢。

市民二 这就等于說，結了婚的都是傻瓜：为了这个，我看你真該吃我一个耳光。往下說；痛痛快地說。

心納 痛痛快地說，我是去参加該撒的葬礼的。

市民一 是朋友还是仇人？

心納 是朋友。

市民二 这个回答还算痛快。

市民四 說說你的住处，簡單点。

心納 簡單点說，我家住大庙旁边。

市民三 你的名字，先生，老实点。

心納 老实說，我的名字叫心納。

市民一 把他撕碎；他是个叛徒。

心納 我是詩人心納，我是詩人心納。

市民四 为了他的坏詩也撕碎他，为了他的坏詩也撕碎他。

心納 我不是那个叛徒心納。

市民四 不相干，誰叫他的名字叫心納；把他的名字从他的

心里挖出來，攆他走。

市民三 推开他，推开他！來吧，火把，嘴！点起火來：到布魯特斯家去，到加修斯家去；把一切都燒掉：几个人到达修斯家去，几个人到卡斯卡家去；几个人到萊加利斯家去：走啊，快走！

〔同下。〕

第四幕

第一場 羅馬的一座住宅里

〔安东尼，奥达維，雷彼得斯三人圍桌而坐。〕

安东尼 那么这些人都得死了；他們的名字上已經做了記号。

奥达維 你的兄弟也要死；你同意嗎，雷彼得斯？

雷彼得斯 我同意——

奥达維 把他記下來，安东尼。

雷彼得斯 有个条件，就是你姐姐的兒子，
波布列斯也不能活命，馬可·安东尼。

安东尼 他不能活；你看，我点一筆判他的死刑。

不过，雷彼得斯，你到該撒的家里去一次；

把他的遺囑拿來，我們來決定一下

如何把他的遺產办个結束。

雷彼得斯 好，还是到这里來找你們嗎？

奥达維 不在这里，就在大庙。

〔雷彼得斯下。〕

安东尼 这是一个稍微有点不大够格的人，
只能差他去做点零星琐事；把这个
世界三分，他也配担当三分之一的
局面嗎？

奥达維 你对他有这样想法，
可是在我們决定誰死誰活的判决中
你却又听从他的意見。

安东尼 奥达維，我比你多見几年世面：
我們現在虽然在这个人身上加了許多榮譽，
使我們在各种責难的重担之下略感安心，
可是他負担这些榮譽就像驢子馱金似的，
在干这件差使当中呻吟流汗，按着
我們的方向，或是被牽着或是被驅使；
然后等他按着我們的要求馱到了地方之后，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担子卸下來叫他滾蛋，
就像对一头閑散的驢子一样，叫它去搖耳朵，
到野地里去吃草。

奥达維 你受怎样办就怎样办：
但是他可是位身經百战的勇敢軍人。

安东尼 我的馬也是这样，奥达維，因此
我才指定給它一定数量的葛料：
这一头畜牲我教它作战，
轉弯，勒住，往前冲鋒，
它的身体动作都要受我精神的支配。

在某种意义上，雷彼得斯也只不过如此；
他一定要受教育，受訓練，接受命令前進；
這一個精神空洞的家伙；他的糧食
就是最粗劣的東西，渣滓和廢品，
凡是別人拋棄不用的或用破了的
都成了他的新鮮玩意：除了拿他當件道具
否則就沒有必要談論他。現在，奧達維，
聽我談些大事：布魯特斯和加修斯
正在招兵買馬：我們一定要趕快準備：
因此我們就要把力量結合起來，
召集起來我們的好友，盡一切可能想辦法；
讓我們馬上召開會議，討論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揭發陰謀，
用最妥當的辦法對付公開的危險。

奧達維 我們就這樣辦：因為我們好像被縛住的熊一樣
周圍有無數的敵人像狗一樣向我們狂吠；
有些人面帶笑容，可是我恐怕，在他們心里
却有數不盡的詭計陰謀。

〔同下。〕

第二場 沙地士附近的軍營。布魯特斯帳前

〔鼓聲。布魯特斯，路細勒斯，陸修斯，及兵士多人同上；蒂丁諾
斯和平達魯斯從另一端上場，迎上來。〕

布魯特斯 站住，喂！

路細勒斯 口令，喂！站住。

布魯特斯 怎么，路細勒斯！加修斯已經到了嗎？

路細勒斯 他已經到了；平达魯斯已到这里

代表他的主人向你表示敬意。

布魯特斯 他向我殷勤問候。平达魯斯，你的主人，

是他自己改变了，还是由于什么坏下屬，

使我認為很有理由應該希望

某些措施应当取消：不过如果他在这里，

我願意當面和他談談。

平达魯斯 我确信

我高貴的主人一定和他平常一样

以滿心的关怀与敬意出來見你。

布魯特斯 我不怀疑这个。我問你，路細勒斯，

他怎样接見你的：好讓我心中有数。

路細勒斯 很有禮貌，而且敬意也足够；

就是不像他从前那样親切，

說起話來毫不拘束，也沒有那种

坦白友好的商量态度。

布魯特斯 你所描寫的

乃是一位热情的朋友在变冷：路細勒斯，

你可曾注意过当爱情开始衰褪枯竭的时候

它总是先表現出一种勉强的有禮貌的样子。

在坦白与直爽的友情中是沒有詭計的：

而心里有鬼的人，却像外表狂放的野馬一樣，
看起來樣子很英俊，質地很不錯；
可是等它們一上陣，挨几下靴刺，見一點血，
它們立刻就垂頭喪氣，像一匹欺人的驚馬
在考驗中垮了下去。他的部隊來了嗎？

路細勒斯 他們預定今晚在沙地士扎營；
大部分隊伍，差不多騎兵全部，
都跟加修斯一同來了。

〔远远軍隊行進聲。〕

布魯特斯 听！他到了：
輕輕地前進去迎接他。

〔加修斯和他的軍隊上。〕

加修斯 喂，站住！

布魯特斯 喂，站住！傳令下去。

兵士一 站住！

兵士二 站住！

兵士三 站住！

加修斯 最高貴的老兄，你太欺負我了。

布魯特斯 你們評評看，天上的神哪，我欺騙過敵人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怎麼會欺負一位兄弟呢？

加修斯 布魯特斯，你的這種道貌岸然的樣子欺人也不
外露；可是在你干這種事的時候——

布魯特斯 加修斯，不要急；
你有委曲就慢慢地說吧：我是很了解你的。

在这里，在我們兩人的大軍面前，
他們只应当看見我們是如何地相親相愛才是，
我們不宜在这里爭吵：打發他們先走开；
加修斯，然后再到我的軍帳里來暢談你的苦痛。
我一定好好听你談个够。

加修斯 平達魯斯，
吩咐我們的隊長們把他們的部隊
率領到附近地方去。

布魯特斯 路細勒斯,你也去同样办理,在我們的
會議結束以前不許有任何人走進我們的軍帳。
讓陸修斯和蒂丁諾斯為我們守門。

〔同下。〕

第三場 布魯特斯的軍帳里

〔布魯特斯和加修斯同上。〕

加修斯 說你欺負我有这样的事实为証：

你把路修斯庇拉判刑定罪
因为他在这里接受了沙地士人的贿赂；
我寫了一封信替他說情，因为我
了解他的为人，但是你却一些也不理睬。

布魯特斯 对于这样一件事情你寫信,簡直是侮辱你自己。

加修斯 在像这样一种时候,对于任何一件小过错都抓住不放并不是很合适的办法。

布魯特斯 讓我告訴你說，加修斯，你自己本人
手脚就不很干淨，你本人就有很大的不是，
你为了金錢，把官职做買賣，任意售給
不称职的人。

加修斯 我手脚不干淨！
你要知道，說這話的是你布魯特斯，
若不然，老天在上，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句話。

布魯特斯 有加修斯的名字鼓励这种貪污，
所以处分才縮起头來不敢露面。

加修斯 处分！

布魯特斯 你要記住三月，記住三月十五那一天：
偉大的該撒所以流血还不是为了正义的緣故？
如果不是为了正义，哪一个坏蛋敢碰他，
敢砍他一刀？怎么，我們哪一个人
砍倒这全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
还不是因为他方便盜竊，我們現在竟然
要用卑鄙的賄賂來沾污我們的手指嗎？
竟然要把我們無价的榮譽大量出售，
而它的代价竟然是这么一把骯髒的东西嗎？
我寧願做一只狗，向月亮狂吠，也不願意
做那样一个羅馬人。

加修斯 布魯特斯，不要再刺激我；
我可不能忍受这个：你这样逼我，
你是忘了你是誰；我是个軍人，我，

比你更老練，比你更有能力

处理各种事务。

布魯特斯 算了吧；你不能，加修斯。

加修斯 我能够。

布魯特斯 我說你不能。

加修斯 你不要再逼我，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注意你的健康，不要再挑逗我。

布魯特斯 滾开，你这小人！

加修斯 竟然会这样？

布魯特斯 听我說，因为我要說。

只因为你乱發脾气我就該退縮讓步嗎？

有一个瘋子对我怒目相視我就該害怕嗎？

加修斯 唉天上的神哪，神哪！这一切我都得忍受嗎？

布魯特斯 这一切！是啊，还要把你折磨得心兒也要爆裂呢。

去叫你的奴才們看看你發了多大的脾气，

叫你的奴隸們去發抖。我也会讓步嗎？

我也要听你的吩咐？我也該在你的暴戾的

怒火之下忍受蜷伏嗎？天上的諸神在上，

你的怒胆中有多少毒汁你也只能自己消受，

就是使你爆炸也別無办法；因为，从今以后，

無論什么时候只要你乱使性子，我就要作弄你，

是啊，还要拿你尋欢取乐。

加修斯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布魯特斯 你說你是个比我更高明的軍人：

拿点証据出來吧；把你的誇口变为事实，
我会很高兴見識見識的；从我說來，
我是很高兴向高貴的人物們頌教的。

加修斯 你从各方面侮辱我；你簡直是侮辱我，布魯特斯；
我剛才說的是比你更老練，誰說更高明來着：
我說过更高明嗎？

布魯特斯 你就是說过，我也不在意。

加修斯 就是該撒在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敢这样激怒我。

布魯特斯 算了，算了！你也不敢这样冒犯他。

加修斯 我不敢！

布魯特斯 不敢。

加修斯 什么，不敢冒犯他！

布魯特斯 你拚了命也不敢。

加修斯 你对我的爱意不要估計太高了；

我很可以做出我事后要后悔的事來的。

布魯特斯 你已經做出了你事后应当后悔的事。

在你这种威脅里，加修斯，并沒有什么可怕之处；

因为我有誠实做我坚强的武器，

什么恫吓全是我身边吹过的懶風，

我睬都不加理睬。我曾經差人到你那里，

向你求助一筆金錢，而你却断然拒絕了：

因为我不能采用罪惡的手段聚斂錢財：

老天在上，我寧願把我的心掏出來鑄錢，

滴我的鮮血做硬幣，我也不能采用

不正当的办法从農民的劳苦的手里榨取他們的血汗錢。我一再差人來向你求助一些錢財開發我軍隊的粮餉，而你全回絕了：这可像是加修斯干的事？我能对开伊斯·加修斯采取同样的办法嗎？如果有一天馬可·布魯特斯也变得如此貪婪，对他的朋友也竟然变得一个臭錢都舍不得，天上的神哪，你們就把你們所有的雷电全預备好，馬上把他殛个粉碎！

加修斯 我沒有拒絕過你。

布魯特斯 你拒絕過。

加修斯 我沒有：是誰把我的話傳回去的？
他一定是個混蛋蠢才。布魯特斯簡直撕碎了我的心：
一個朋友應當原諒他朋友的缺點，
但是布魯特斯卻把我的更加誇大了。

布魯特斯 我沒有，除非你拿它們來對付我。

加修斯 你不爱我。

布魯特斯 我不愛你的缺點。

加修斯 朋友的眼睛永远不会看见这些缺点的。

布魯特斯 只有奉承的人才不願意看見，雖然它們
大得像夏令佩斯高山一樣。

加修斯 來啊, 安东尼, 小奧達維, 你也來,
你們都在加修斯一个人身上报仇吧,
因为加修斯已經厭倦了这个世界;

被他所爱的一个人痛恨；被他的弟兄作弄；
像一个奴隶似地被責罵；他的缺点全被揭露，
被記錄在簿子上，被牢牢地記住背誦，——
为了当面剖給我看。唉，我真能
从眼睛里哭出血來！我的鋼刀在这里，
这里是我袒露的胸膛；这里面，有一颗心
比普靳特斯的宝礦更丰富，比黄金更貴重：
如果你是个羅馬人，你就把它掏出來；
我拒絕給你金錢，現在拿我的心來給你：
刺吧，像你對該撒那样；因为我知道，
就是在你最恨他的时候，你爱他
也还是远勝于你爱加修斯。

布魯特斯

把你的刀收起來：

你的怒气尽管發作，但是也有限得很；
不管你干什么不榮譽的事，我都会当做是一时發作。
啊加修斯，你的命运是与一只羔羊連系在一起，
它对于暴怒只不过像是火石之于火花一样，
你把它打得重了，它便爆出几个火星來
然后馬上又冰冷了。

加修斯

加修斯活着

难道只是他布魯特斯的作弄取笑的对象嗎，
一点也不管他是多么苦痛，心上有多少不高兴？

布魯特斯 我說那些話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

加修斯 你也承認这个嗎？把你的手給我吧。

布魯特斯 還有我的心。

加修斯 啊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什么事？

加修斯 當我母親留給我的粗暴性子一時叫我
迷失本性的時候，你竟然沒有一點愛心
忍讓我一些嗎？

布魯特斯 是，加修斯，從今以後，
只要你对布魯特斯過於認真計較的時候，
他就認為是你母親在懲罰你，而不去睬你。

詩人（幕後）讓我進來見見將軍們；
他們之間有爭持；讓他們自己在一起
不合適。

路細勒斯（幕後）你不能進去見他們。

詩人（幕後）除了死亡，別的什麼也攔不住我。
〔詩人上，路細勒斯，蒂丁諾斯和陸修斯後隨上。〕

加修斯 喂，喂！是怎么回事？

詩人 真不知羞，將軍們！你們打算干什么？
相親相愛，做朋友，你們這兩人像這樣才對；
我比你們多活幾年，我比你們多懂許多事。

加修斯 哈，哈！這一個窮鬼的詩作得多壞！

布魯特斯 你走開，漢子；沒有禮貌的家伙，走吧！

加修斯 容忍他一些，布魯特斯；這是他的方式。

布魯特斯 等他知道他的節奏，我才原諒他的脾氣：
戰爭的事和這種諷詩的傻瓜有什麼干系？

伙計，走吧！

加修斯 快走，快走，赶快走吧！

〔詩人下。〕

布魯特斯 路細勒斯和蒂丁諾斯，吩咐隊長們
 准备今晚在这里宿营吧。

加修斯 然后你們兩個，把麥沙拉也立刻
 領來見我們。

〔路細勒斯和蒂丁諾斯同下。〕

布魯特斯 陸修斯，給我一碗酒！

〔陸修斯下。〕

加修斯 我沒有想到你也会这样發怒。

布魯特斯 唉，加修斯，我心里說不出有多少痛苦，

加修斯 如果你遇見意外挫折就沮丧，
 你的哲学对于你可說是毫無用处。

布魯特斯 再沒有人比我更能忍受灾难：鮑霞死了。

加修斯 啊！鮑霞！

布魯特斯 她死了。

加修斯 我剛才那样冒犯你，怎么居然还能活命？

 啊，真是無法承担的痛心的損失！

 害的是什麼病？

布魯特斯 为了我离开家着急，
 又听見小奥达維和馬可·安东尼的力量
 那样强大而擔憂：因为这消息和她的死耗
 同时傳來：她听見这个就变得神經錯乱，

乘她的僕人不在的時候，她服了毒。

加修斯 這樣死的？

布魯特斯 正是這樣。

加修斯 啊你們不朽的天神哪！

〔陸修斯持酒和蠟燭重上。〕

布魯特斯 不要再談她了。遞給我一碗酒。

用這一杯酒我澆熄了一切的和不和，加修斯。

〔一飲而盡。〕

加修斯 我的心也渴望這一句崇高的諾言。

滿上，陸修斯，一直滿到它溢出杯緣；

為了布魯特斯的愛我永遠也喝不夠的。

〔一飲而盡。〕

布魯特斯 進來，蒂丁諾斯！

〔陸修斯下。〕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同上。〕

歡迎你，好麥沙拉。

我們現在來圍着這一支短燭坐下，

把我們必需做的事一一地商議一遍。

加修斯 鮑霞，你真的死了？

布魯特斯 不要談她了，我請你。

麥沙拉，我這裡收到的一些信上說

年青的奧達維和馬可·安東尼

率領了一支強大的軍隊來對付我們，

而他們正在朝着非力比的方向前進。



麥沙拉 我也收到一些內容相同的信。

布魯特斯 还有什么别的？

麥沙拉 还說奧達維，安东尼和雷彼得斯，
采取褫夺法权的办法，造了一个叛徒名單，
把一百个元老判处了死刑。

布魯特斯 这一点我們的信不完全一致；
我的信上說他們采用褫夺法权的办法
处死了七十名元老，西塞罗是其中一个。

加修斯 西塞罗也是一个！

麥沙拉 西塞罗已經死了，
就是在这一批被褫夺法律保护的人們当中。
你收到你夫人的信沒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沒有，麥沙拉。

麥沙拉 在那些信里也沒有人談到她嗎？

布魯特斯 沒有，麥沙拉。

麥沙拉 这个，我想，倒有点奇怪了。

布魯特斯 你为什么問？你听見什么关于她的事嗎？

麥沙拉 沒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我說，你若是個羅馬人，你就該對我說真話。

麥沙拉 那么你就像羅馬人似的听我告訴你真話吧：

因为据确实消息她已經死了，而且死因不平常。

布魯特斯 唉，永別了，鮑霞。我們都得死，麥沙拉：
当我在沉思当中想到她迟早总有死的一天时
我現在也就有力量來忍受这个噩耗了。

麥沙拉 偉大的人物正是該这样忍受巨大的損失。

加修斯 对于这种事情我和你一样有故作鎮靜的本領，
但是我的天性却不讓我这样平和地忍受。

布魯特斯 好吧，还是談活人的事吧。你們看
立刻向非力比前進怎样？

加修斯 我認為并不太好。

布魯特斯 你的理由？

加修斯 就是这个：

最好是讓敵人來找我們：

那样就会更消耗他們的物資，使他們的兵馬更疲憊，
對他們自己大为不利；而我們按兵不動，
却可以養精蓄銳，靈活運用有利條件。

布魯特斯 好理由碰見更好的理由当然是要讓位的。

在非力比和這個地方之間的人民

他們的效忠之誠都還有些勉強，

因為他們對我們的需索不滿：

我們的敵人，在他們當中通過，

一定會因為吸收了他們而更加強大，

更加精神飽滿，實力充沛而鬥志昂揚；

如果我們迎到非力比去同他們決戰

把這些人民放在我們的後面，我們就可以

褫奪他們的這個有利條件。

加修斯 聽我說，好兄長。

布魯特斯 請你原諒，除此以外你還要注意

加修斯

啊我親愛的兄長！

這一夜在開始的時候真是很不吉利，
但願在我們的靈魂深处再不要出現這種不和；
千萬不要，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現在全很好了。

加修斯 晚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晚安，好兄弟。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 晚安，布魯特斯大人。

布魯特斯

再見，每一位。

〔除布魯特斯外均下。〕

〔陸修斯持睡衣又上。〕

把睡衣給我。你的樂器在哪裡？

陸修斯 在這帳篷里。

布魯特斯

怎麼，你說話也沒有精神了？

可憐的傻小子，我也不責備你；你是太累了。

去把克勞迭斯和我的幾個別的人叫來；

我要他們到我帳篷里的軟椅上來睡。

陸修斯 瓦羅；克勞迭斯！

〔瓦羅和克勞迭斯同上。〕

瓦羅 大人喚我們嗎？

布魯特斯 我請你們兩位，在我的帳篷里安宿過夜吧；

也許等一會我會喊醒你們到我的兄弟

加修斯那里去辦一些事。

瓦羅 回稟大人，我們可以站着等候你大人吩咐。

布魯特斯 我不要你們那樣：睡下吧，好朋友：

我也許還有些別的想法。

你看。陸修斯，我找了這許久的書原來在這裡；

我把它放在睡衣口袋裏了。

〔瓦羅和克勞迭斯睡下。〕

陸修斯 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你大人沒有交給我。

布魯特斯 請原諒我，好孩子，我近來太好忘事。

你還能把你的倦眼再撐一會，

用你的樂器撥弄一兩個曲子嗎？

陸修斯 是，我的大人，只要你願意。

布魯特斯 我願意聽，我的孩子：

我太麻煩你了，但是你是願意做的。

陸修斯 這是我的責任，大人。

布魯特斯 我也不該強求你盡責超過了你的能力；

我知道年輕人只要有機會就要休息一會的。

陸修斯 我已經睡過一會了，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那很好；等一會你就可以再睡的；

我不會留你很久的：如果我還能活下去，

我一定好好待你。

〔音樂，伴唱一曲。〕

這簡直是個催眠曲。唉害人的睡眠，

我的孩子為你奏樂，你還要把鉛錘

壓在他的身上？善良的傻瓜，晚安吧；

我不能待你太苛，再把你喚醒了：

如果你的头一点,你都会把乐器弄坏了;

我來代你拿开:唉,好孩子,晚安吧。

讓我看,看看,我上次讀到了什么地方
頁數沒有折起嗎? 是这里,我想。

〔坐下。〕

〔該撒的鬼魂上。〕

这燭光为什么这样惨淡! 啊! 是誰來了?

我想是我的目光微弱無力

才形成这一个龐大駭人的影子。

它对着我來了。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神,什么天使,还是什么魔鬼,

你叫我的血变冷,叫我的頭髮豎立?

你和我說你是誰。

鬼 我是你的煞神,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 你來做什么?

鬼 告訴你可以在非力比和我相見。

布魯特斯 嗯;那么我又可以看見你了?

鬼 是啊,在非力比。

布魯特斯 好啊,那么我就在非力比和你見面吧。

〔鬼魂下。〕

現在我的胆子一壯你就隱沒不見了。

煞神,我倒是想和你多談几句。

孩子,陸修斯! 瓦罗! 克勞迭斯! 你們几位,醒醒!

克勞迭斯!



陸修斯 我的大人，这几根弦音都不正。

布魯特斯 他以为他还在奏弄乐器。

陸修斯，你醒來！

陸修斯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你做了什么夢，陸修斯，这样大声喊叫？

陸修斯 我的大人，我不知道我喊叫过。

布魯特斯 是啊，你喊來着：你看見了些什么？

陸修斯 什么也沒有，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再睡吧，陸修斯。克勞迭斯！

（对瓦罗）你这家伙，也醒醒！

瓦罗 我的大人？

克勞迭斯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兩位，你們睡覺为什么这样大声喊叫？

瓦罗和克勞迭斯 我們喊叫，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是啊：你們看見了什么？

瓦罗 沒有，我的大人，我什么也沒見。

克勞迭斯 我也沒見，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你們去，代我問候我的兄弟加修斯；

吩咐他率領他的軍隊趕早啓程，

我們随后就到。

瓦罗和克勞迭斯 遵命，我的大人。

〔同下。〕

第五幕

第一場 非力比原野

〔奧達維，安東尼率領他們的軍隊同上。〕

奧達維 你看，安東尼，我們的希望實現了：

你方才說敵人不肯下來，
他們一定會堅守山崗和高地；
而事實證明並不如此：他們的軍隊已到跟前；
他們打算在非力比這裡教訓我們，
不等我們挑戰就先來應戰了。

安東尼 算了，我知道他們的心事，我知道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們很可以安心地
到別的地方去；可是他們心懷惴惴地
鼓足勇氣走下山來，他們以為擺出這個陣容
就可以讓我們深深相信他們非常威風的；
而事實却並不如此。

〔一個報信人上。〕

報信人 你們快準備，將軍們：

敵人的陣容好不威武浩蕩，已經過來了；

他們的挑戰血旗高高飄揚，

我們一定要立刻商量對策。

安東尼 奧達維，請你率領你的軍隊悄悄地

沿着這平原的左方前進。

奧達維 我沿着右方；你去向左方前進。

安東尼 你为什么在這種緊急的時候與我不和？

奧達維 我沒有與你不和；但是我就是要這樣。

〔進軍。

〔鼓聲。布魯特斯，加修斯，和他們的軍隊上；路細勒斯，蒂丁諾

斯，麥沙拉，和其他人等同上。

布魯特斯 他們站住了，好像要說話。

加修斯 站穩些，蒂丁諾斯：我們要走上去說幾句話。

奧達維 馬可·安東尼，我們要下令開戰嗎？

安東尼 不，該撤，我們等他們進攻再還手。

站向前去；將軍們有些話要說。

奧達維 不要動，靜候命令。

布魯特斯 先禮後兵：是不是，老鄉？

奧達維 倒不是我們更好說話，像你那樣。

布魯特斯 說好話總比亂動手好些，奧達維。

安東尼 你早就用亂動手代替了你的說好話了，布魯特斯：

你看看你在該撤的心頭戳的那個窟窿。

你嘴里還喊着“該撤，萬歲，萬歲！”

加修斯

安東尼，

你动手的模样还没有表演出来；
至于你说的话，却赛过了海布拉的蜜蜂，
叫它们的蜜都不甜了。

安东尼 可是却不是没有刺。

布鲁特斯 啊，是啊，连声音也没有了；
因为你把它们的嗡嗡之声也偷来了，安东尼，
在你刺人之前，你还很会吓唬人。

安东尼 你们这群坏蛋，当你们的万恶的刀剑，
一把接一把地向该撒的身上乱砍，你们可不这样：
你们像猴子似地呲牙裂嘴，像猎狗似的摇尾乞怜，
匍匐着身子像奴隶，去亲吻该撒的脚；
而这时候罪该万死的卡斯卡，像一只癞狗，
从背后在该撒的颈上砍一刀。啊，你们这群小人！

加修斯 小人！你听，布鲁特斯，你谢谢你自己吧：
如果当时你听从了加修斯的意见，
这一条舌头今天还能骂人？

奥达维 来吧，来吧，说些正经的：如果为了吵嘴流汗，
那么为了解决这纠纷就该流点更红的东西。
你看：
我现在拔出刀来指着叛徒们；
你们想吧，这把刀什么时候才收起来？
永远不，除非等该撒身上的三十三处伤口
全都好好地报了仇，若不然便是到
另一个该撒也做了叛徒们刀下冤魂的时候。

布魯特斯 該撒，你不会死在叛徒們的手里，

除非你身上的那双就是叛徒的手。

奧達維

我倒也这样希望；

我天生是不会死在布魯特斯的刀下的。

布魯特斯 啊，即使你是你們这一家里最高貴的人物，

小孩子，你也不能有更光荣的死处了。

加修斯 一个暴戾的学童，还不配有这种光荣呢，

再加上一个小丑，專門討人欢喜的弄臣！

安东尼 还是那个老加修斯嗎！

奧達維

來，安东尼；走吧！

叛徒們，我們当面向你們挑战；

如果你們今天敢应战，就到戰場上來；

如果不敢，等到有胆子的时候再來。

〔奧達維，安东尼和他們的軍隊下。〕

加修斯 好啊，我說，風你吹，浪你汹涌，大船你冲進來吧！

暴風雨已經來了，一切都憑这孤注一擲了。

布魯特斯 喂，路細勒斯！听好，我有句話要和你說。

路細勒斯 （站向前）

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和路細勒斯在一旁說話。〕

加修斯 麥沙拉！

麥沙拉 （站向前）我的將軍有什么吩咐？

加修斯

麥沙拉，

今天是我的生日；加修斯当年出世

就是在这一天，把手伸給我，麥沙拉：

請你為我作証，我是和當年的彭貝一樣，
完全是違反着我的心願，被逼成
不得不把我們的全部自由孤注一擲在這一場戰鬥里。
你知道我是個很信仰伊壁鳩魯的人，
很贊成他的意見：而現在我却改變了主意，
我很有一些相信那種預兆吉凶的事件。
當我們從沙地士來的時候，我看見有兩只
巨鷹落在我們先鋒的大旗上，憩在那里不走，
從我們兵士們的手上攫食東西；
它們一路陪我們到了這非力比：
今天早晨它們飛走不見了：
可是另外卻來了一大群烏鴉，尸鷹，
在我們頭上盤旋，從天上望着我們，
就好像我們是垂死的食物似的：它們的
黑暗像一片最不吉利的天幕，而我們的
隊伍就被罩在下面，好像馬上就要變鬼。

麥沙拉 不要信這些。

加修斯 我不過相信一部分，
因為我的精神飽滿，信心堅定，
隨時都準備應付各種各樣的險難。

布魯特斯 就是這樣，路細勒斯。

加修斯 我說，最可敬的布魯特斯，
如果天神們今天對我們有好感，我們這兩個
和平的愛好者，就可以希望一直活到老年！

但是，既然人生的事务总是变化无常，
我们就无妨先来设想一下最坏的结局如何。
如果我们这一仗打败了，那么这一次
便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谈话：
既然这样，那么你决定怎样办呢？

布魯特斯 就是根据那一种哲学的道理，
根据它我曾经责备过开多，
责备他自殺：我不知道怎么样办，
但是我总认为，为了害怕未来的事
就先把生命的时间切断真乃是一种
懦怯与可耻的行为：我有忍耐做武装，
保护我抵抗天上的更强大的力量
为我们人间所制定的命运。

加修斯 那么，
如果我们此次战败，你是愿意被牵着
在人家凯旋的行列里走过罗马街道了？

布魯特斯 不，加修斯，绝不：你这高贵的罗马人，
你永远不能设想布魯特斯会被缚进罗马城；
他的心胸太骄傲。但是在今天
必须结束在三月十五开始的事；
我们是否还能相见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举行诀别吧。
永远地，永远地，离别了，加修斯！
如果我们再见面，当然，我们要笑的；

如果不然，那么这一次离别也很好了。

加修斯 永远而又永远地再見了，布魯特斯！

如果我們再見面，我們当然要笑；

如果不然，这一次离别也真的很好了。

布魯特斯 那么好吧，請前進。唉，但願一个人

也能够在这一天事業結束以前就知道結果！

但是也滿足吧，这一天总是要过去的，

而到那时候，結果总是知道的。走吧，我說，走！

〔同下。〕

第二場 戰場上

〔战鼓声。布魯特斯和麥沙拉上。〕

布魯特斯 騎馬快去，快，麥沙拉，快，把这几个命令
交給那边的部隊：

〔鼓声雷鳴。〕

命令他們立刻攻击；因为我看見

奧达維的那一翼作战不力，

發動一次猛攻便可以叫他們崩潰。

快去，快去，麥沙拉：叫他們全力出击。

〔同下。〕

第三場 戰場上的另一處

〔战鼓声。加修斯和蒂丁諾斯同上。〕

加修斯 啊，你看，蒂丁諾斯，看，那些混蛋都只顧逃命！

我自己也变成了我們自己的敌人：

我的那个旗手也想轉身逃跑；

我殺了这个懦夫，可是他却把我也傳染上了。

蒂丁諾斯 啊加修斯，布魯特斯的命令發得过早；

他占了奧达維的一些上風，

就沉不住气了：他的兵士只顧搶劫，

而我們却被安东尼包圍住了。

〔平达魯斯上。〕

平达魯斯 再逃得远些，我的大人，再逃得远些；

馬可·安东尼已經占了你的大营，我的大人：

你快走吧，我的大人，赶快再逃得远些。

加修斯 这座山头已經够远了。你看，蒂丁諾斯；

那边起火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大营？

蒂丁諾斯 是的，我的大人。

加修斯 蒂丁諾斯，如果你敬愛我，

你就赶快騎上我的馬，拚命鞭打它飛奔，

讓它把你送到那边的軍隊里去

然后再回來；好讓我确实知道

那边的軍隊是敌人还是朋友。

蒂丁諾斯 我馬上就來，和思想一樣快。

〔下。〕

加修斯 平達魯斯，你去，到那山上更高一點的地方；

我的眼睛一直不大好；你去了望蒂丁諾斯，
你告訴我在戰場上看見些什麼動靜。

〔平達魯斯走上山去。〕

在我第一次呼吸：時間的循環又開始了，
在我開始有生命的日子裡，我的生命又將結束；
我的生命的界限已經滿了。漢子，有什麼動靜？

平達魯斯 （在上）啊我的大人！

加修斯 有什麼消息？

平達魯斯 （在上）蒂丁諾斯的四周都被騎兵

包圍了，他們拚命地追他；

但是他還跑在前面。現在他們就要追上他了。

啊呀，蒂丁諾斯！有些人下了馬。啊呀，他也下來了。

他被擒了。（呼喊聲）你聽！他們在歡呼了。

加修斯 下來吧；不用再望了。

唉，我真是個懦夫，他們把我最好的朋友
當着我的面捉去了，我還有什麼臉活着！

〔平達魯斯下。〕

你過來，漢子：

你是在巴提亞地方被我俘獲的；

那時候，你為了活命，曾經對我發誓，

不管我吩咐你做什麼事，

你都一定从命。來吧，你來實現你的誓言；
你現在是個自由人了；這一把寶刀曾戳穿過
該撒的小腹，你現在用它來探進我的胸膛吧。
不用回答我的話：這裡，你握住刀柄；
等我把臉蒙起來以後，像現在這樣，
你就用刀刺吧。（平達魯斯刺殺他）該撒啊，你的大仇已
報，
還是用的殺死你的那一把刀。

〔死去。

平達魯斯 這樣，我現在自由了；但是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
法，

我却寧願不是這樣。唉加修斯！

平達魯斯就要離開這一片地方遠走高飛，
在那裡他將永遠不再看見一個羅馬人。

〔下。

〔蒂丁諾斯和麥沙拉又上。

麥沙拉 這只不過是交換，蒂丁諾斯；奧達維
被高貴的布魯特斯的兵力擊潰，
而加修斯的部下卻敗在安東尼手裡。

蒂丁諾斯 這些消息會叫加修斯聽了很高興的。

麥沙拉 你剛才在哪裡和他分手的？

蒂丁諾斯 在這山上，
他的奴隸平達魯斯陪著他，完全是垂頭喪氣的樣子。

麥沙拉 躺在那邊地上的不是他嗎？

蒂丁諾斯 他躺在那里好像已經死了。啊呀我的心哪！

麥沙拉 是不是他？

蒂丁諾斯 唔，是他，麥沙拉，

但是加修斯已經死了。啊沉落的太陽，
就像你在鮮紅的余輝当中沉向黑夜一样，
加修斯的生命也在这鮮紅的血泊里沉沒了，
羅馬的太陽落了！我們的日子已經結束；
烏云，湿露和危險，你們來吧；我們的事業已經告終！
都是因为他不相信我能完成使命才讓他干出这种事
來。

麥沙拉 是他不相信勝利成功才讓他干出这种事。

唉令人惱恨的錯誤，悲觀失望的孩子，
你为什么單單把不真實的事實反映給
人們灵敏的頭腦？唉錯誤，只要你一形成，
你就永遠不會產生快樂的結果，
你只會害死那孕育你的母體！

蒂丁諾斯 喂，平達魯斯！你在哪里，平達魯斯？

麥沙拉 你去找他，蒂丁諾斯，我先去迎接
高貴的布魯特斯，把這一個刺耳的消息
刺入他的兩耳：我說“刺入”，
因為對於布魯特斯的兩耳來說，
這一幅慘象真是和鋒利的鋼刀與毒箭
一樣使他難過。

蒂丁諾斯 你快去吧，麥沙拉，

我先到四下里去尋找平達魯斯。

〔麥沙拉下。〕

你又為什麼打發我去呢，勇敢的加修斯？
我不是遇見你的朋友了嗎？他們不是
還在我的頭上戴了這一只勝利的花環，
而且還要我送給你嗎？你沒有聽見他們的歡呼嗎？
唉，唉，你是把什麼事全都想錯了！
但是，拿着吧，還是把這花冠戴在你的頭上；
你的布魯特斯吩咐我把它送給你，我就
按照他的吩咐行事。布魯特斯，快來吧，
你看看我怎樣敬愛開伊斯·加修斯。
天神們，請允許我：這是一個羅馬人的責任：
加修斯的寶刀，你來吧，你來刺進蒂丁諾斯的心。

〔自殺。〕

〔戰鼓聲。麥沙拉又上，後隨布魯特斯，小開多及其他人等。〕

布魯特斯 在哪裡，麥沙拉，他的尸首在哪裡？

麥沙拉 你看，在那裡，蒂丁諾斯正在匍伏着哭他。

布魯特斯 蒂丁諾斯的臉是朝上的。

開多 他死了。

布魯特斯 唉，尤利斯·該撒，你還是個強大有力的！

你的陰魂到處巡行，把我們自己的鋼刀

插到我們自己的心腹裡面來了。

〔戰鼓聲低低地響。〕

開多 勇敢的蒂丁諾斯！

看哪，他在死了的加修斯头上还加了冠！

布魯特斯 这世上还有两个像这样的罗马人吗？

最后的罗马人，永别了！

罗马再也不可能孕育像你们

一样的人了。朋友们，对于这一位死者

我实在比我在外表上欠他更多的眼泪债。

我会有时候还的，加修斯，我会有时候还的。

所以先这样吧，把他的尸体送到塔索斯去：

他的葬礼不要在我們的军营里举行，

恐怕它会使我们不欢。路細勒斯，你来，

你也随我来，小开多：我們到战场上去。

拉比欧和佛拉微斯，傳令我們的軍隊前進。

现在是三点鐘；罗马人哪，在天黑以前

我們还要在第二次战斗里試試我們的命运。

〔同下。〕

第四場 战场上另一处

〔战鼓声。双方兵士战斗上；然后布魯特斯，小开多，路細勒斯及
其他人等同上。〕

布魯特斯 努力啊，鄉親們，啊，努力揚起你們的头來！

开多 哪一个私生子敢不抬头？誰敢随我来？

我要到战场上去四处报出我的名字。

我是馬可斯·开多的兒子，你們听好！

我是暴君的敌人，是我的國家的朋友；

我是馬可斯·开多的兒子，你們听好！

布魯特斯 我是布魯特斯，馬可斯·布魯特斯就是我；

布魯特斯是我們國家的忠良；看我就是布魯特斯！

〔下。

路細勒斯 啊年青而高貴的开多，你倒下了嗎？

好嗎，現在你和蒂丁諾斯一样英勇地死去，

你既是开多的兒子，你也該得到同样的榮譽。

兵士一 投降，不然你就死。

路細勒斯 我只为了死才投降：

（献出金錢）这里有許多錢，請你把我立刻殺死；

殺死布魯特斯，殺死他你会得到無上光荣。

兵士一 我們不能殺他。他是个高貴的俘虜！

兵士二 讓路，喂！告訴安东尼，說布魯特斯被擒了。

兵士一 我去報告。將軍已經來了。

〔安东尼上。

布魯特斯被擒了，我的大人，布魯特斯被擒了。

安东尼 他在哪里？

路細勒斯 很安全，安东尼；布魯特斯非常安全：

我敢向你保證，絕沒有任何一个敌人

能够活捉高貴可敬的布魯特斯：

天神們都保佑他，不讓他受到这种奇耻大辱！

等你見到他的时候，不論死活，

他永远都还是布魯特斯，絕不变样。

安东尼 这不是布鲁特斯，朋友，但是我可以說，
这个俘獲的价值也不低：好好看住他，
用一切的禮貌款待他：我寧願有这样的人
做我的朋友也不願与他为敌的。走吧，
去搜索一下，看看布鲁特斯是死还是活，
然后到奥达維的軍帳里來向我报告
一切事情進展的情况。

〔同下。〕

第五場 戰場上又一处

〔布鲁特斯，达旦諾斯，克立特斯，斯特拉多，和伏倫諾斯同上。〕

布鲁特斯 來吧，可憐的幸存的朋友們，在这塊大石上休息
一会。

克立特斯 斯塔提勒斯的火把亮了一会，但是，我的大人，
他后來就沒有回來：他不是被俘就是被殺了。

布鲁特斯 你坐下，克立特斯：一定是被殺了；
这件事这时正在流行。你听我說，克立特斯。

〔耳語。〕

克立特斯 什么，我，我的大人？不，無論如何也不能。

布鲁特斯 那么就算了，不許再說。

克立特斯 我寧願自殺。

布鲁特斯 你听我說，达旦諾斯。

〔耳語。〕

达旦諾斯 我能干这样的事嗎？

克立特斯 啊达旦諾斯！

达旦諾斯 啊克立特斯！

克立特斯 布魯特斯向你提出了什么不好的要求？

达旦諾斯 要我殺他，克立特斯。你看，他在想什么。

克立特斯 現在他这高貴的心里充滿了悲哀，

甚至从他眼光里都流露出來了。

布魯特斯 你過來，好伏倫諾斯；听我說一句話。

伏倫諾斯 我的大人有什么吩咐？

布魯特斯 就是这件事，伏倫諾斯：

該撒的陰魂在晚上有兩次

在我的面前顯灵；一次在沙地土，

一次是昨天夜里在这非力比戰場上：

我知道我的末日已經到了。

伏倫諾斯 不是这样的，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不，我确信是这样的，伏倫諾斯。

你看，伏倫諾斯，这世事的演变已經到了什么地步；

我們的敌人已經把我們打到深坑旁边：

〔战鼓声低低地响。

我們最好还是自己先跳下去，不要

等他們把我們推下去。好伏倫諾斯，

你知道我們兩個从小在一起上学：

我求求你，即使僅僅为了当年的情誼，

你也替我拿住这劍柄，好讓我伏劍而死。

伏倫諾斯 这不是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事，我的大人。

〔鼓声不断。〕

克立特斯 快逃，快逃；这里不能再多留。

布魯特斯 和你永別了；和你；还有你，伏倫諾斯。

斯特拉多，你这一陣都在瞌睡不醒；

和你也永远訣別了，斯特拉多。鄉親們，

我从心里的深处欢喜，在我这一生里

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忠实于我的人。

在这一个失败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光荣

将远远地超过奥达維和馬可·安东尼

在他們的罪惡的勝利中所能得到的总和。

所以，立刻和你們訣別了；因为布魯特斯的言語

已經差不多就要說完他一生的經歷了：

黑夜的陰影蒙上我的眼睛吧；我的筋骨渴望安息，

它們一生勞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这天。

〔战鼓声响。幕后喊“快逃，快逃！”〕

克立特斯 快逃吧，我的大人，快逃！

布魯特斯 你們先走！我随后就来！

〔克立特斯，达旦諾斯，和伏倫諾斯同下。〕

我請你，斯特拉多，你來陪伴你的主人：

你是一个很有一些長处的漢子；

在你的一生里也頗有些光荣事迹：

所以你拿住我的刀，当我扑过去的时候，

你把臉轉过去。你願意嗎，斯特拉多？

斯特拉多 先把手遞給我：再見了，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 再見了，好斯特拉多。

〔扑在刀上。

該撒，你安心吧：

我殺你的時候還沒有這樣一半的決心呢。

〔死去。

〔戰鼓聲。收兵號。奧達維，安東尼，麥沙拉，路細勒斯和軍隊同上。

奧達維 那個人是誰？

麥沙拉 是我主人的人。斯特拉多，你的主人在哪里？

斯特拉多 已經不會像你這樣被縛綁了，麥沙拉。

勝利的人們至多也不過能用他點把火；

因為戰勝布魯特斯的人只能是他自己，

誰也不配因為他的死而享受光榮。

路細勒斯 布魯特斯是一定這樣的。我謝謝你，布魯特斯，
你為我証明了路細勒斯的話是不假的。

奧達維 一切忠誠于布魯特斯的人，我都願意厚待他們。

朋友，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斯特拉多 好，如果麥沙拉肯向你推薦我的話。

奧達維 你推薦吧，好麥沙拉。

麥沙拉 我的主人怎樣死的，斯特拉多？

斯特拉多 我拿着刀，他扑上來死的。

麥沙拉 奧達維，這樣你就把他收容了吧，

他是替我的主人立過最後一次功的人。

安东尼 这是他們所有的人們当中最高貴的一个羅馬人：

除了他而外，所有的叛徒們所干的事

全是因为他們忌妒偉大的該撒；

只有他，一般來說却是誠实的想法

和众人的福利，使他参加了他們。

他的一生都是善良的，而天生的素質

在他的身上完美無缺，甚至蒼天

都会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宣称“这才是一个人！”

奥达維 我們对待他應該根据他的德行，

我們應該給他全部敬礼和隆重的葬仪。

他的遺骨今晚將停放在我的軍帳里，

完全享受軍人的榮譽与敬意。

現在令戰場上的人們全都休息吧，我們也去

分享这一个快乐日子的光荣。

【同下。

William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本书根据 Cambridge Edition 版译出

尤 利 斯 · 该 撒

〔英〕莎士比亚 著

曹 未 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5 字数 73,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重印)

书号: 10188·428 定价: (六) 0.42 元

封面设计：陈锡奎

书 号：10188·428
定 价：0.42 元